

迷  
人  
窟

養花軒主著



長篇社會  
警世小說

# 迷人窟目錄

- 第十六回 治容妖態逐水似桃花 賣俏粧嬌隨風飛柳絮
- 第十七回 盛德見青樓情甘偃蹇 柔情泛弱水妬出朋儕
- 第十八回 好事竟成蘭因絮果 孽緣難再月缺花殘
- 第十九回 一窗細雨滴碎芳心 片紙蜚言激成短見
- 第二十回 有心破壞孽海騰波 抱屈難伸愛河滅頂
- 第二一回 病榻纏綿殭蠶不作繭 玉容憔悴血淚已成冰
- 第二二回 妙術可回生情天聚首 相思無藥餌客邸傾心
- 第二三回 賣野人頭文妖得志 聽癡漢話浪女灰心



迷 人 窟 目 錄

二

第二四回 酒酣耳熱良友談天 病祛災消知音聚首

第二五回 芍藥牀聯歡情未已 芙蓉帳啓好夢無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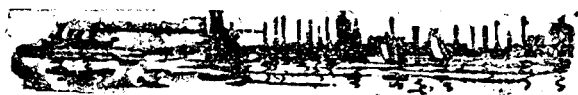
第二六回 一度高唐復聯密約 八圈麻雀遽悔初盟

第二七回 三尺饑涎思啗童子雞 一瓣臭肉分膏臍鷓吻

第二八回 吼聲驚散野鴛鴦無可奈何 玉掌摧殘嬌粉黛抱屈難伸

第二九回 咄咄逼人玉樓悲鳳杳 循循善誘金屋喜鶯遷

第三十回 人情冷暖老父訓癡兒 世態炎涼淫娃逢膩友





長篇社會警世小說

# 逃火窟

養花軒主著

網蛛生評

## 第十六回


冶容妖態逐水似桃花 賣俏粧嬌隨風飛柳絮

話說蔣仁甫將蘇州帶來的一百多塊老洋用掉了。起初時候。在上海親戚朋友處。還可以十塊二十塊的挪挪借借。但是借錢的生活。只能濟急。不能濟窮的。而且章靜芳的消費又大。逐漸的蔣仁甫就

迷人窟

第十六回

一



供應不起了。早上起來之後。總推說看朋友望親戚。避了出去。章靜芳雖並不真因着他的供應不周而發生不滿。然而覺得他這樣每天。的避開去。認爲對於自己的感情淡薄了。一晚上就和蔣仁甫鬧了起來。第二天一甃氣。搬到了他哥哥章靜穆住去了。蔣仁甫見章靜芳負氣走了。覺得自己一介寒儒。也實在沒有方法可以周旋得他過來。如果長此以往。終究還是要破裂的。落得早些回頭。自己雖已略有虧空。還可以彌補得過來。腦筋清醒了。做事也有了果斷。當天就把帶來的衣服。往典當裏當了幾十塊錢。把旅館賬結消之後。就上火車回蘇州了。等章靜芳明天悔恨過來。再去看望蔣仁甫。那些茶房倒奇怪起來道。奶奶。少爺不是昨天就回去了嗎。章靜芳一



聽這話。便把心氣橫了。想這男子原來真是如此薄倖的。回到家裏。更不把蔣仁甫放在心上。好得自己和蔣仁甫的結合。一切手續都沒有經過。現在分開。自也不需有什麼手續。自己呢。就跟着他哥哥章靜穆在同德醫院裏學起醫來。得空。靠着筆底還清順流利。做些稿子。女子的著作。是特別受人歡迎的。沒多久。就有個中國印書館的編輯叫楊聖海的來登門拜訪。這楊聖海生得清秀非常。年紀還極輕。談吐更是風生四座的。章靜芳乍一相見。心裏便砰的一動。覺得這楊聖海要比蔣仁甫高出十倍。而且楊聖海的文章。更是風靡一時。像自己這樣的抱負。至少是得和楊聖海這一流人物在一起。纔能見得自己身價之高。在楊聖海方面呢。恰也是一種心思。自然



迷人窟 第十六回

四

的兩人間的感情極容易的溶洽了。中國印書館每天下午五點鐘下了辦事鐘點。楊聖海總是跑到同德醫院來看望章靜芳。真是風雨無阻的一天。楊聖海不到。章靜芳便好像喪失了心似的。到處都感到不是。煩惱悲苦起來。楊聖海在中國印書館裏每月有八十元的薪水。再加上以外的稿費。也有到二百來塊錢一個月。自然的用錢非常闊綽。有時節放汽車把章靜芳接出來玩玩。對章靜芳也真是無微不至。求得了章靜芳物質上的滿足。又自己嘔盡心血的做了一本新詩集。題名水沫。却署了章靜芳的名。使章靜芳兼得名譽上的美滿。逐漸外面都有楊聖海章靜芳結婚的聲浪傳開來了。這在他們自己到覺得很奇怪。因為章靜芳並沒有感到情人一定要



結婚的意識。他只覺得結婚只與人以一種束縛。在在使人失了自由真旨的。要不結婚呢。只要雙方的意見不合。更用不到有法律手續。便可以彼此不再來往。楊聖海呢。結婚這一種慾望未嘗沒有。但是章靜芳既有這種主張。好得自己對於章靜芳的渴望。任何方面都已得到了。也和夫婦沒什麼差別。而且自己本鄉。還有著妻子。是瞞着章靜芳的。要是一定要結婚。先得把家裏的妻子離了。也是一種麻煩。落得模模糊糊的。順着章靜芳。過這種浪漫的生活。但是天下事。沒有這樣平淡的。而一個人的慾望。總是得寸進尺的。章靜芳在這時。已感到楊聖海的不能滿足他的慾望了。便又受了泰西通訊社社長馬燭隱更比楊聖海名望大財力足的誘惑。也打得火熱






迷 人 窟 第十六回

六

起來。這事楊聖海未嘗不有所聞。不過從來也沒有親眼碰見過。而且自己既沒有要娶章靜芳的真心。憑良心也只能退一步想。只裝作完全不知道。一天楊聖海又來看望章靜芳。他原是來熟了的。自然直闖便闖進了章靜芳的臥室。却見馬燭隱正和章靜芳摟抱着相吻。心頭一陣酸意。臉上便熱臊起來。剛想鼓着勇氣退出。已給章靜芳瞧見。放了馬燭隱招呼着道。聖海。你怎麼啦。進來了又要退出去。燭隱又不是外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怕什麼呢。這幾句話。愈加使楊聖海進退不得。一肚皮的醋火。更無從發洩。馬燭隱早覷破行徑。恐防萬一有衝突。拿了帽子。也就往門外走道。我本來有事咧。社裏還等着我咧。明天再說罷。說着。更不等章靜芳的接話。就匆匆去了。




楊聖海見馬燭隱一走。這醋意就要加濃起來。一語不發的走進房來。只在章靜芳牀頭一坐。章靜芳也更無言語。默默相對。楊聖海自念到章靜芳將不爲己有一層。竟自流起淚來。章靜芳瞧見楊聖海這樣子。冷笑一聲道。做什麼來。這不是自尋煩惱嗎。你能愛得我。人家就愛不得我嗎。人生原不過是如此啊。楊聖海聽了這話。心裏轉覺寬鬱得多。止了淚。握住了章靜芳的手道。靜芳。你這話不錯啊。要進一步說。我和你既沒婚約。那末你愛我愛人。都是你的自由。我怎能干涉得你呢。不過我們相愛一場。總還希望好合好散。不要使我在面上太下不過去了。章靜芳截住了楊聖海的話道。原是咧。那。你又何必這樣作態。使我面子上不好看呢。其實你我相愛。正和水。



面上的浮萍一樣。隨流因風的。遇合在一起了。相接相摩。好像是固結不開。但是一陣風來。又自然的吹開了。各自又和別葉浮萍相接。近說不定的。過些時候。還重又碰在一起。也說不定。我們又何嘗不是這樣呢。楊聖海聽着。默然的坐了會兒。走了。知道章靜芳的心已無可挽回。便也不再來糾纏。不過心頭總有些抑鬱。以一個單身處。在這紙醉金迷的熱鬧場中。起初出門。總是有攜手並肩的情侶的。一朝落了單。怎能不感到孤零寂寞呢。楊聖海既深感到了孤零寂寞的滋味。又覺得新的女子談戀愛。也是那麼飄忽無定。和倚門賣笑的妓女差不多。與其這樣拘拘泥泥的談這種無聊的戀愛。還不如直直爽爽的逛窯子來得痛快。就也不時的往堂子裏走動起來。




慢慢的認識了一個笑鴻老五。笑鴻老五在當時的牌子是紅極了。上海灘上的一班走馬王孫。富商巨賈。只要是在堂子裏走動走動的。沒有不想一見笑鴻老五的。笑鴻老五却漫不在意。儘你纏頭千金。他要不高興。竟連瞅睬都懶得。有許多客人就都說笑鴻老五因爲牌子紅了。架子也辣了起來。堂子裏人都是如此。只要有錢有勢。那怕他不低頭伺候。一天楊聖海在一個朋友筵席上。只亂嘈嘈的大家嚷着叫局。楊聖海因爲沒有真熟識的人。推着不肯叫。便有人慫恿他叫笑鴻老五。這種事比不得其他。只要有個人提議。真是滿席贊成。楊聖海見推不得。也就答應了。等到局票發出之後。座上有個做顏料起家的卜子仁。撚着幾莖稀稀朗朗的小鬚。笑向楊聖海



道。楊先生你今天還是便宜了。我看笑鴻這局票。依舊是空發的。卜子仁一說。就有個胖子。綽號糯米糰子的錢照新接着道。子翁這話不錯。今天分明便宜了楊先生。笑鴻老五這樣辣的架子。熟客的堂差還未必一定出咧。生堂差肯來嗎。說着。旋過臉向着主座的一個禿頂中年道士穆。你說這話可對不對。伍士穆點了點頭道。對是對。不過也說不定。聖海這樣的文名揚天下。堂子裏未必真漠然無聞。那末聖海要看看紅先生。笑鴻老五也許要看看紅著作家的。而且笑鴻老五的皮氣。一向是捉摸不定的。熟堂差不到。生堂差到有時許會到的。你們說聖海便宜了。照我說來。聖海還是吃虧了。一樣叫堂差。叫這種紅堂差來了。竦是架子。話都沒有一句。坐不到三分鐘。



就頭都不回的去。有什麼味兒呢。却是自己身後蕭條的看人家熱鬧。不是吃虧了嗎。說着。叫的堂差絡繹來了。楊聖海四面看看。有的見過了。有的不認識。却都是一般的穠豔膩人。沒有什麼出色的。正在遊目四矚。忽聽得自己身旁。有嚶嚶鶯聲問道。那一位是楊少。在座沒有第二個姓楊的。知道是自己叫的笑鴻老五來了。卜子仁一望。認識就是笑鴻老五。便道。楊少嗎。就在你身旁啊。說指着。指楊聖海道。這不是嗎。梳個分頭。穿西裝的。楊聖海正回頭望望。恰正和笑鴻老五的目光相碰。只覺得這笑鴻老五的目光。是具有電的感應性似的。只使楊聖海的心震了震。連忙回過頭去。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笑鴻老五也默默的在楊聖海背後坐着。這時席面上猜拳。




行令的鬧着酒。堂差是來來去去的絡繹不絕。更也沒有人顧到楊聖海和笑鴻老五。直等到大家的酒喝得差不多了。堂差也都唱過走了。錢照新悄悄的拉了拉大家。把嘴呶了呶楊聖海。大家旋頭一看。只見楊聖海背向桌子坐着。一隻手却任着笑鴻老五掄着他的指頭。低低的正和笑鴻老五講話。笑鴻老五房間裏的相幫的。手裏拿着一疊局票。只在一旁咕囁着催促笑鴻老五。笑鴻老五聽得不耐煩了。眉頭繃了繃道。斷命堂差。一處也不去。你統統給我回報了罷。只說我出堂差吃了幾杯酒。醉了不能動。已經睡了。說着。又把手揮了揮道。你快去罷。省得拆人家爛污。那相幫的見笑鴻老五不耐煩了。纔咕着走了。笑鴻老五見相幫的走了。從又噉噉噉的。和楊



聖海談着。大家也不知道他們談些什麼。伍士穆笑道。我早就說的。兩紅確在一起。自是天作之合。沒有不好的。卜子仁是曾經受過笑。鴻老五的冷落的。看見這種情形。少不得有些氣。幾莖小鬚一翹翹的。假笑着道。老五。真難得。楊少真不錯吧。你瞧臉兒都標。難怪有這許多話講。楊聖海聽得。卜子仁這話。連忙旋過身來。笑鴻老五道。卜老。你也不要罵我。什麼標不標。楊少標。與我什麼相干。只要話得來。就說說講講。笑鴻老五說着。打了個招呼。又叮嚀着楊聖海說。我在家等你的。不要放生。也自翩若驚鴻的去了。大家都不免和楊聖海說些笑話。打這天起。楊聖海竟沒一天不在笑鴻老五那裏走動。有時楊聖海身邊錢寬裕的當兒。也買些衣料飾物送給笑鴻老五。





笑鴻老五總是勸他不要買。有錢還是省些用。一次楊聖海笑着道。你叫我省些用。這種東西能值多少錢。我老是在這裏住。做花頭咧。到節上不是更要大而費嗎。我要省錢。還會白相堂子嗎。笑鴻老五正色道。這種賬你都不用管。我要是希罕這幾個錢。也決不會和你好了。我自有人送錢來彌補你的賬的。你只聽我把錢省些。自然有我的道理在着。楊聖海聽了。想起和章靜芳在一起。總是買這樣買那樣的。不說從沒聽見過章靜芳一句勸說省儉的話。還不能滿了他的慾望。笑鴻老五是一個生意上人。竟這樣明達。不過笑鴻老五有道理。又有什麼道理呢。想着便追問下去。老五道。那你就任我這樣飄零一世嗎。楊聖海一聽急道。我家裏還有妻子呢。怎能害你呢。



老五道。我自甘作妾。又怎麼呢。正是

人海茫茫原是幻。青樓絮絮見真情。

安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讀格言連璧云。愚忠愚孝。實能維天地之綱常。惜不遇聖人。裁成未嘗入室。大詐大奸。偏會建世間功業。倘非有英主駕馭。終必跳梁。斯數語誠哉。明訓聰明兩字。誤人實非淺鮮。如章靜芳果係村姑一流。又安有如許之穢史播溢哉。淺言之。靜芳因蔣仁甫不能供其揮霍。去而之他。尙未足厚非。而拋棄楊聖海。又戀馬燭隱。實足令人齒冷矣。惟靜芳之棄楊聖海。有爲聖海不平。實則聖海之大幸也。迷夢醒來。大得解脫。奇緣重結。好



透人窟  
事天成矣。

第十六回


一六



## 第十七回

盛德見青樓情甘偃蹇 柔情泛弱水妬出朋儕

却說楊聖海聽笑鴻老五要跟他了。有些着急起來。心想家裏有着妻子。自己每月掙錢既不多。家裏又沒有什麼恆產。要是娶了他。怎麼辦呢。因道。這怎麼能呢。我家裏還有正室呢。這話原是想把笑鴻老五打擊一下。使他死了這條心。一則可以免了自己家庭間的糾葛。再則也是愛了笑鴻老五。惟恐他跟了自己。要受委屈。過不來這種清貧生活。好得每一個人的心理。大都總看得堂子裏人是無可無不可的。不比普通男女間的相戀。那樣解脫不開。所以楊聖海雖



愛笑鴻老五。一面自己總存着個白相與洩慾的心。並不是講戀愛。笑鴻老五跟了人。就跟了人。最多不過多一番惆悵。好像不值得傷感的。偏偏笑鴻老五却說出自甘作妾的話來。對於楊聖海所說家裏有正室這句話。根本的推翻得不成問題。楊聖海益發急了。那時楊聖海本來是靠。在牀上的。這時便立起來道。老五。你說我忍心使你永遠飄零嗎。這那裏是我的心。但是一則家有正室。果然你自甘作妾。但是我每月的進款。只有這一二百塊錢。又怎能過活呢。不委屈了你嗎。即使你不怕我窮。情願受磨折。我這一筆娶你的費用。至少也得個幾千塊錢。就是。我現在便撙節起來。又到何年何月。纔能積成這一筆鉅款呢。不幸負了你的青春嗎。你這樣飄零在生意



上。我固然不忍。但是要你跟我。我也覺有些不忍。而且你在生意上。要揀比我好的人正多咧。儘不妨放開眼力揀去。那笑鴻老五聽楊聖海說到這裏。忍不住嗚咽的哭泣起來。楊聖海心裏也覺難受。想要答應了他。但一顧念到自己的利害。又只能強自撇開。替他拭着淚。安慰着道。我何嘗不愛你呢。不過沒有這力量罷了。既然你有這個人心。我總竭力想法就是了。老五截着道。你真要我嗎。只要你真要我。老實告訴你。我是早已存了心的。什麼費用。都已有些預備。只等到節。我便卸牌子了。如果說到以後的過活。不說你每月還有一二百塊。就是只有二三十塊錢。我也可以過的。真過不下的時候。我去做湖絲阿姐。也是願意的。你說叫我放開眼力自己揀擇。你就是



我放開我眼力揀擇出來的。不然，要娶我的人正多咧。難道便沒有  
比你有錢。比你漂亮的了嗎。爲什麼不早跟了他們呢。這邊笑鴻  
老五一定要跟楊聖海的時候。那邊馬燭隱正是要求章靜芳同居  
的當兒。這天馬燭隱新買了一件最新樣的織綿緞衣料。和一隻鑽  
戒。借了輛汽車。自己駕駛着。直到同德醫院看望章靜芳。章靜芳正  
在那裏又麻雀。看見馬燭隱。抬頭笑了笑。自顧對着手裏的牌。馬燭  
隱也慣了。就坐坐看看。約摸等了有兩個鐘頭。章靜芳的麻雀纔又  
完。立起來向馬燭隱笑了笑。我要你買的東西呢。又忘的吧。馬燭  
隱慢吞吞的道。東西你又麻雀呢。買了。你瞧瞧一件衣料。可好不好。  
馬燭隱慢吞吞的說着。章靜芳聽得就有些不耐煩起來道。誰叫



你買什麼衣料。那東西。不是你自己許我的嗎。買了沒有呢。馬燭隱道。別急啊。自然買了。我既許你了。那能不買呢。章靜芳還恐領馬燭隱騙他。相了相馬燭隱的臉。伸着手道。在那裏呢。馬燭隱笑了。也不回答。自願只往靜芳自己房間裏走。靜芳一壁跟着過來。一壁滿含慍意的道。你要求我。我是什麼都肯允許你的。我要求你這一點兒。就今天忘了。明天忘了。始終也不給我辦來。說着。賭氣在牀上一躺。不理馬燭隱。馬燭隱自願先把衣料紙包打開了。將衣料遞給章靜芳。章靜芳張臂一擦。把件衣料直擦到床頭。馬燭隱還是泰然的細細打開了一隻小錦盒。取出那隻鑽戒。在電燈光底下。愈加的晶瑩奪目。兩個指頭撚了。又遞到章靜芳面前。章靜芳被這閃爍的光彩。





一耀從牀上直坐起來。已把愠意解除了一半。故意板着臉道。既買了。做什麼要吊我胃口。馬燭隱見章靜芳的氣漸平了。笑道。誰吊你胃口來。什麼事。都得慢慢一步步的來。那有你這樣性急的。而且我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嗎。既然允許了你。那一次不做到了呢。章靜芳聽馬燭隱說了。擡頭溜轉着一雙媚眼。笑了笑。伸着雙手。裂開了指頭。意思是要馬燭隱替他。把這戒指套上去。馬燭隱也有些會意了。便把左手握住了靜芳的手。右手就把這戒指套上了靜芳左手的第四隻指頭。章靜芳接了戒指。望了望。笑道。這是幾克拉的。馬燭隱只纔也坐了下來。道。怎麼樣。小嗎。這是只有兩克拉。章靜芳道。那只有四五百塊錢吧。做什麼不給我買一隻大些的。說着。把右手舉起。




來與左手並在一起。馬燭隱忽然瞧見章靜芳右手上也有一隻鑽戒。比了自己新買的一隻還大得多。光頭也着實不錯。便道：「這一隻大些。」章靜芳笑道：「可不是嗎？這一隻大些。那是我問趙小姐借來帶帶的。你做什麼不給我買一隻這樣大的呢？」說着，反過腰肢去，在牀頭檢起那一段織錦緞來，在身上比了比道：「這是十塊錢一尺嗎？」馬燭隱笑了笑道：「這種話不說。我已答應而做到了你的要求。你也該允許我的要求了。」章靜芳默然的點了點頭：「這事之後，過了有兩個月光景。馬燭隱和章靜芳在霞飛路租了所小洋房，實行夫婦同居了。擱過不提。再說楊聖海自從那一天知道了笑鴻老五一定要跟他的意思，心裏便多了一重煩慮。總覺得堂子裏人都是靠不



住的。自己的白相堂子。又何曾想娶姨太太。偏偏碰見了個笑鴻老五。一往深情的對自己。到覺爲難起來。笑鴻老五那裏。便因此走得不如以前那麼勤了。便有時去了。笑鴻老五倒又反而勸他少去。纔過了端午節沒有幾天。那晚上楊聖海從中國印書館回到他的寓所裏。竟大大的吃了一驚。在樓板上把腳蹬得震天響的。又嚷着道。怎麼把我的東西偷得精打光了。難道下邊的二房東都死了嗎……楊聖海一個人在上海。原是租的人家一間前樓居住在他的屋子裏。總不免帶些文人的色彩。傢具一切。雖是很考究的。却推得亂七八糟。書籍報章。更是東一幢西一疊的。自己又不曾整理。掃地抹桌的事。便都托了二房東家裏的阿媽。因此出門去了。門是一向不鎖。



的。這天回來。推進房門。却滿屋子空洞洞的。只有蕭條四壁。怎麼不吃驚。更不暇細想賊偷強盜搶的情形與手腕。只蹬腳嚷着是偷乾淨了。那二房東陸家奶奶。聽見樓上蹬腳的聲音。正在吃飯。連忙放了飯碗。跑上樓來。又聽見楊聖海嚷賊偷了。也有些奇怪。却還咕着道。不知掉了什麼東西在這裏。這樣的着急找。心裏想着。喉頭咕着。嘴裏便問了出來道。楊先生。什麼東西掉在這裏了。楊聖海瞧見陸家奶奶上樓來。脫口便道。怎麼啦。我的東西呢。誰給搬走了。楊聖海這一句話。直把個陸家奶奶嚇得面色陡轉。白裏轉青。青裏泛白的說不出話來。心想今天受了騙了。怎麼自己怎樣糊塗呢。那女子原是早就看得是個做生意的。果然不錯。串起翻戲來了。心裏盤



算着。嚙嚙的道。不是你自己叫那位五小姐來搬的嗎。楊聖海急道。那一個五小姐。陸家奶奶道。就是那個小圓臉矮矮的。不是前一陣常到這裏來看你。還住過幾夜的嗎。他說你已看好了新房子。在霞飛路寶康里。自己因為事忙。所以叫他來搬的。他既是熟人。而且你們很要好的。我當然信以為真。讓他搬去了。他還是叫了兩輛汽車搬的。咧。怎麼你會不知道。難道上了當了嗎。陸家奶奶這樣一說。說得個楊聖海瞪着眼。更說不出話來。陸家奶奶接着又在衣袋裏摸出六張五塊頭鈔票道。你瞧。這錢不是你叫五小姐帶來的嗎。他說是你付的房錢。多了的是給新來個的。怎麼……沒有這回事嗎。楊聖海真萬不料笑鴻老五竟會這樣決絕的做事。但是事已做了。又有



什麼辦法呢。不過一想起自己一進門時的蹬腳發火。又聽了陸家奶奶的這一番話。直打耳根。背後窘起得紅起來。只唔唔的唔了兩聲。說了句對不住。真連我自己都糊裏糊塗。便出來僱車。一直趕到寶康里。果然最近第一條弄堂第三家。便看見門上一盞簇新的電燈。緋紅的一個大楊字。但是笑鴻老五雖說起過房子已經看定在寶康里。却沒有說多少門牌。心裏便有些躊躇。想不要撞錯了人家。給人家當賊用。恰好弄堂裏有個小因走出來。便攔着道。小弟弟。這楊家是不是今天新搬來的。那小因倒也活靈。答道。是啊。今天纔搬來的。咧。楊聖海只纔知道不錯。放大了胆上去打門。開門的却正是笑鴻老五。看見是楊聖海。便一把抓住了聖海的手。哈哈格格的笑。



個不歇。楊聖海一路上來。原想埋怨老五幾句的。現在一看見老五這種小孩的嬌憨情態。竟把預先想好要說的話。忘記得乾乾淨淨。只說了一句。怎麼不預先給我個信呢。說着走進屋裏。只見客堂間裏靠上面桌子上。還點着對臂膀粗的紅蠟。左手裏一間是會客間。完全是洋式的傢具。再到樓上。一間臥室。一間書房間。只有書房間裏。是自己原有的傢具。其餘都是笑鴻老五新買的。佈置得到也井井有條。用了一個阿媽。這時也過來見過楊聖海。叫了聲少爺。笑鴻老五一路攜着楊聖海的手。各間屋子都看過了。纔笑道。你瞧合式嗎。你問我爲什麼不預先告訴你一聲。要是真預先告訴你了。恐怕倒沒有這樣全由着我的弄得舒齊咧。你想。你老是愁沒有這筆鉅



款。現在要你化了一個錢嗎。說着。又嫣然一笑。正是

東榆失却原非禍。得馬翻爲長者愁。

要知楊聖海。答出什麼話來。且待下文敘出。

評曰。妓女生活。無殊地獄。變相簾底埋愁。燈前強笑。其肉體之樂。不敵精神之苦。個中狀況。言之痛心。故笑鴻老五。急欲擇人而事。殆亦環境不良而促成也。得增如楊聖海。吾知其一寸芳心中。正不知快慰至若何程度也。讀首段幾疑笑鴻老五爲仙人。跳拆白之流。及閱煞尾。始知笑鴻老五情重愈情重矣。從此一對鴛鴦。雙宿雙飛。吾不禁豔羨二人。得其所哉。








## 第十八回

好事竟成蘭因絮果 孽緣難再月缺花殘


却說楊聖海聽了笑鴻這番話。因着滿意到了極點。心裏反而麻木了。只自顧整理着書籍。笑鴻老五也帮着收拾了一陣。纔道。今天自己沒有燒夜飯。我們出去吃罷。這還總算是我做人家人的第一天。脫離苦海的日子。總也值得紀念的。說着自己便略爲整飾了一整飾。纔和楊聖海一同出來。却只穿得一件花條麻紗的上衣。和繫一條女色紗裙。完全是荆釵布裙。一些都沒有那種在生意上綺麗華貴的樣子。剛走出弄堂。跨過馬路。却見身旁一輛汽車停着。從對面



一所小洋房裏走出一男一女。楊聖海一看。却正是馬燭隱和章靜芳。那章靜芳打扮得滿身晶瑩閃爍的。挾住了馬燭隱一條臂膀。岸然的上了汽車。只用眼梢向楊聖海關了一關。楊聖海連忙低頭。只見自己身旁的笑鴻老五。却是雅潔素淡。凝重端莊的。心裏悚然的對老五格外起了一種尊敬重視的感想。而更料不到竟會不期然的和章靜芳做了鄰居。第二天就很激烈的做了一篇論文。痛罵新潮流中的女子。說得凡是醉心新的女子。簡直比倚門賣笑的妓女還不如。妓女對待客人。至少還要用些假的情意。而新女子呢。只認得金錢。只認得虛榮。妓女生張熟魏的果然講不到貞操。但是與張四發生了關係。在李四面前。總還要極力的瞞着。留客也不肯馬馬




虎虎總還有一些應當做的面子與手續。新女子却朝秦暮楚。非但沒有什麼隱蔽。還以為是榮耀。對於異性。不是看着金錢。就只要能夠滿足自己的肉慾。竟會談話不到十句。便會一同開房間發生肉體關係的。這一篇東西。着實轟動了一時。便是幾年過後。也還有擊節嘆賞着他這赤裸裸的議論的人。曹述齋就是其中的一個人。以後自有詳細交代。略過不提。楊聖海自從有了這種感想。便死心塌地的守住了笑鴻老五。只要一過辦公鐘點。就立刻回家。臨回家前。走出編輯室。經過樓梯旁的電話機。總要拿起電話來報告一聲。說立刻回家了。笑鴻老五接到了電話。無論風雨。總在寶康里弄堂口等着。這樣過了一個夏天。楊聖海恐怕自己到館辦公的時候。老



五一個人在家寂寞。勸他出去玩玩。或是鄉鄰隔壁。又小麻將。老五總說這種事不是真做人家人應該的。誓死也不肯去。只在家裏料理瑣屑。或是學着寫寫字。看看書。楊聖海見老五對於讀書還能發生興味。便說既然不願意玩。好得家裏沒有多少事。還是進學堂讀書去罷。笑鴻老五起初也還恐怕自己進了學堂。家事料理不周。不肯去。經過楊聖海幾次的勸說。只纔答應。暑假開學的時候。便進了黃家闕路的樹基女學。但是每天早上。五點多鐘。總就起來了。八點半纔動身到校。這三個鐘頭裏。就忙着預先交置好了一天的家務。到四點鐘放課回來。又急急忙忙的做功課。直等楊聖海傍晚回來。纔休息一會。吃過晚飯。又是湊着燈光。做些針線。連衣服都是自



己做的。非等楊聖海先睡了是不肯睡的。楊聖海起初一個人在上海的時候。所掙的錢。不說沒有得積蓄起來。還要寅吃卯糧的。空着。現在打了公館。反而每個月多起了一半。老五又總勸他寄些到家裏。給正室留着使用。這一邊是這樣蓬蓬勃勃的一個融和的家庭。對馬路的章靜芳。却也自覺蓬蓬勃勃的非常融洽。要馬燭隱買了一輛汽車。每天總是四處靜驅着。趕那熱鬧的集會。只要市上有一種新的妝束。章靜芳總便要馬燭隱照樣的給他做一套。馬燭隱原本靠着泰西通訊社。是着實可以過得的。自從與章靜芳同居之後。便有些周轉不靈起來。只得動用到產業上去。這兩個相對的家庭。却做了這寶康里一帶居民住戶的兩派相對的引導者。但是到



第二年上。章靜芳和馬燭隱就不時齟齬起來。街坊隣居。大家就不期然而然的會談起章靜芳。或是馬燭隱。六月裏的時候。笑鴻老五每到傍晚辰光。還是照常。在弄堂口等着楊聖海回來。但是對面的。一個家庭裏。却不再看見有馬燭隱的蹤跡了。章靜芳每晚出去。也只是孤零的一個人。駕着汽車了。再過些時。章靜芳把汽車賣了。更過些時。約摸是七月底光景。房子退了租。傢具拍賣了。章靜芳也搬走了。……這種都是曹述齋李其英在五芳齋碰見章靜芳以前的事。表過不提。接說曹述齋和李其英來到禮查飯店。那裏的西崽。因爲他們已經來過幾次。所以都已有些熟悉。纔一進門。便有一個西崽迎着道。李小姐。昨天怎麼沒來。還是前天那個老房間罷。說着。引領



着上樓。開了個三十七號的房間。讓曹述齋和李其英進去了。隨手便帶上了門。李其英到了房間裏。便在一張沙發上躺下了。紅紅的雙頰。薄霧似的籠着一重嬌媚。曹述齋替他把眼鏡除了。秋水似盈盈的雙眼。更慳怯地半開半闔的。只把眼珠斜睨着述齋。述齋也自把外衣脫了。又把窗戶一起打開了。却只立在窗前吹風。心頭突突的跳動。自己也說不出這種跳動是恐懼還是歡樂。只是越跳動得利害。越不敢回過頭來正視其英一眼。偶爾也斜轉着眼珠。在眼梢頭偷偷的窺看。其英却也正婉轉呻吟。嘴唇不時的噙動。舌尖不時的吐露。眼睛是錫錫的。一支臂膀枕着自己的頭。一支臂膀却不時的去掩蔽自己的臉色。蹙着雙腿。僵僵得和一隻蝦似的。曹述齋






着這種情態心搏的跳動。更加來得迅疾。連喘息都急促起來。却力自鎮定着。背着其英。手指無聊地撚着那薄如蟬翼的窗紗。低低的道。英你醉了吧。還是牀上睡咧。李其英聽着。長長的舒了口氣。又把身軀轉側了一下道。沒醉。我想。述曹述齋道。你想什麼。說着就走了過來。靠着李其英身旁沙發上坐下了。李其英突然的握住了述齋的手。緊緊的捏了一把道。熱得利害呢。說着把臉轉在裏邊。不勝羞澀的接道。述你替我把衣服解開些罷。述齋的手指。彷彿有些顫動似的。一件件衣服替其解着。解開了外掛。解開了襯衫。只剩得一件小背心了。那小背心緊裹在身上。當胸的兩顆鈕扣。已經自然的解開了。隱隱的肥峯。只使曹述齋的手指愈加的顫動。更沒有絲毫




氣力可以舉得起。來只慢慢的沈落下。去直接到李其英的胸部。李其英一顆活躍的心。只在曹述齋手掌中跳蕩。只激動得曹述齋全身的血液都沸流起來。迷糊的重覆問着道。你想什麼。你想什麼。李其英在急促的喘息中。斷續的道。洗澡呢。曹述齋道。那末說好了。李其英把嘴唇掀了掀。欲言又止的。半天纔道。那你走開些。不許和我糾纏。曹述齋笑了。低低的道。你在裏邊洗。我不進來就是咧。走開又走到那裏去呢。李其英把手掌掩蔽了自己的眼睛道。那我一個人。在裏邊洗嗎。你做什麼。要。在外間。說得曹述齋笑了。李其英鼓着勇氣直坐起來。直走進了裏邊浴間。却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了。李其英洗過澡。曹述齋一腔熱烈的火。也漸漸平了下去。就一同



吃晚飯。李其英一定要喝酒。因又喝了一杯紅酒。這一夜就在禮查飯店住了。第二天早上一同到學堂裏。伍惜古已先到了。迎着曹述齋道。曹先生昨天住在那裏的。怎麼沒回校裏住。曹述齋推說在朋友家裏。伍惜古其實心裏早已明白。却故意道。你不是和密司李天天在一起嗎。怎麼昨天放假。倒不同出去玩玩呢。說着。笑了笑。曹述齋向來是這樣。馬馬虎虎。漫不在意的。依舊興匆匆的上了課。到吃飯過後。正在寢室裏洗臉。何以樸拿了張報紙。身體一搖一擺的跑了來道。述齋。伍惜古沒有和你說什麼嗎。曹述齋很奇怪的道。沒有啊。又是什麼事。何以樸道。我早料到李其英常和你在一起。伍惜古一定要出些花樣的。你瞧。說着。把手裏的一張報紙遞給了曹



述齋。曹述齋打開一看。却是張顯名醜的小報。再看看裏邊登載的作品。都是些穢褻的文字。真弄得莫名其妙。只笑道。我與這報又有什麼關係呢。何以樸指着一行「某校男女教員的艷史」的題目。你看這節呢。曹述齋細細一看。果然都是捕風捉影。含沙影射。着自己和李其英的事。文字既穢褻到了極點。寫得個影射自己的男子。更是下流不堪。不等看完。就蹬着脚道。這不用說。一定就是伍惜古做的。何以樸笑道。你且別躁呢。這稿子。自然。我也可以說料得到。一定是伍惜古做的。不過他既沒有署真姓名。他怎麼肯承認。便是這張報。我向來是不看的。也是方纔伍惜古拿來給我。看並且他也說。這一段記載。一定是影射着你和其英。表示非常憤慨。他說。如



果要去和他們報館裏交涉。不說報館裏不肯承認。沒有結果。反而好像自己承認了這件事。根本的辦法。要叫我勸你。不要再和李其英常在一起。固然戀愛是法律所允許的。但是一則李其英是個有夫之婦。再則現在在校裏。人家傳揚開去。總說是某校的教員。弄得大家面子都不好看。……他這話也說得冠冕堂皇。而且在我看來。李其英這種女子。那裏真懂得叫態戀。漫不過是性慾的衝動。據我調查。他和伍惜古也曾發生過關係。伍惜古的這樣和你過不去。完全只是醋意。那裏真爲什麼學校名譽。而且我料到你和李其英。就是沒有伍惜古從中作祟。也是不會得好結果的。你又何必沈迷一時呢。落得放開手。……說着。隨手在書架上取了一本楊聖海新著的一



現代女子的戀愛」遞在曹述齋面前道。你瞧瞧這篇論文。便可以知道自己是上了當了。曹述齋聽着。無聊的翻翻這本書。心裏雜亂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正是

花底鴛鴦眠正穩 無端蘋末起風波

欲知曹述齋究竟怎樣應付伍惜古。且待下文分解。

評曰。同爲一新家庭。馬燭隱與章靜芳。楊聖海與笑鴻老五。望衡對宇。各得其所。然馬燭隱之愛章靜芳。愛其色也。章靜芳之愛馬燭隱。貪其財也。色衰則棄。利盡遂忘。馬章之謂也。至若楊聖海之於笑鴻老五。純係情與義之合作。較諸馬章。豈啻霄壤。






## 第十九回

一窗細雨滴碎芳心 片紙蜚言激成短見

話說何以樸因着聽了伍惜古的話。諄諄的勸告曹述齋。曹述齋聽着。只是滿腔牢愁。更無絲毫主意。這天下午上課。也是懶懶的打不起精神。惟有深深的感到人生的煩惱。和自己的孤寂。見了李其英。也更不願意多講話。到晚上。晚飯沒吃。便就睡了。李其英散課過後。瞧見曹述齋沒精打衫的樣子。勸他出去玩。又不肯。便賭氣回家。一進門。只見李文煥一個人在客堂間裏。背着手。轉着踱着。心裏就覺奇怪。怎麼爹爹今天不出去吃酒。却獨自在家裏。好像心事重重的。





走過去剛想叫應。李文煥瞧見其英。一雙眼睛裏爆出火來的一瞪。嘴唇一動。并出了你好兩個字。隔手就是一下。掌在李其英面頰上。李其英真是莫明其妙。雖則念頭一動。或者是爲了自己與曹述齋的事。但是爹爹一向是取放任主意的。怎麼今天竟這樣暴跳起來。含着一眶眼淚。正想問問明白。還沒開口。李文煥又是一掌。打了過來。直扣李其英戴的眼鏡。都打落了下來。李文煥向來是樂觀派的人物。一切喜怒哀樂榮辱。都不大在意的。對於自己兒女。更從來也沒有打過罵過。傍晚打印書館出來。回家轉一轉。總是出去飲上幾壺。回家酣然一覺。這天忽然改變了常態。打起李其英來。捱打的李其英。也是摸不着頭腦。惟有睜着眼。呆望着自己父親。李文煥也默



然的不說一句話。只從袋裏摸出一封信來。往桌上一擲。李其英拿過一看。却是寫給李文煥的一封信。裏邊都是醜詆自己。和譏笑自己父親的話。嘻笑怒罵的。也難怪激起了李文煥的暴怒。李文煥眼望着其英看完了信。纔把脚一蹬道。這樣你總明白了。你的行爲。往時我也未嘗不知道。不過免得淘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總以爲你這樣二十四五的年紀了。自己總也有些把握。有個分寸的。便不來禁阻你。放任着由你去。現在竟弄得這樣的不要臉。外面沸沸騰騰的。說着。咬牙切齒的。把脚一陣亂蹬。接着道。你固然不要臉。我却還要顧顧臉面咧。你也還許我在社會上混混嗎。你。你。李文煥狠了一陣。見其英俯首站在那裏。默然的只是眼淚瀉落。




迷人窟 第十九回

四

在鞋尖忽又憐惜起來。遏制不住的怒氣。逐漸平了些下去。只訴着道。養了你這麼大。就連我的臉面都不問了嗎。你不是個不識字。不知世故的女子。做什麼便這樣的不知自愛呢。說着。嘆了口氣。立起來。望了望天色。拿了雨衣雨帽。一路咕着。養了兒女的身。不能養兒女的心。我也隨便你罷。一路開門出去了。李其英見父親已經出門。纔回到樓上自己房間裏。又把這封匿名細細看了一遍。真是又氣又恨又悲楚。氣的是自己父親。怎麼也不體諒些。二十四年來。從沒捱過打罵的。今天却第一次捱打遭罵了。恨的是社會上一班人的眼光。怎麼都是這樣小。我個人的事。又干係他們什麼。却寫這種匿名信給我父親。悲楚的是既有了這種意外發生。當然的決




不會一次便罷。這些人總還是注目着自己。勢必至於要和曹述齋疏遠一些。想起了述齋的那種天真爛漫的真摯的情感。和那種溫存體貼的心理。好好天天膩在一起的。忽然爲了這些不相干的人。要把我生生的隔離。關阻不住的眼淚。又掉落下來。心頭真和刀割似的難受。頹然的倒在牀上。這時節。窗外的細雨。愈下愈緊了。淒厲的秋風。尖尖地。峭峭地。偷偷摸摸地。刮過一陣。把雨點飄打倒玻璃窗上。瑣瑣碎碎的。在這雨絲迷濛籠罩的空氣中。遠遠嬾遞過來的。鬧市裏的一片車馬喧闐的聲音。平時是清越激發的。這時却昏沈沈地。彷彿和這一世界隔絕着。這一世界却是冷靜和孤寂。原來李其英家裏的人。前兩天都因本鄉有事回去了。留在上海的。只有一



個父親和一個老媽子。愈加覺得冷靜。躺在牀上。聽聽風雨。偶想到了昨晚的事。述齋含了一口酒。喂在自己嘴裏。唇接着唇。是何等的安慰。枕着頭的。是述齋的一條臂膀。是何等的溫存。耳朵裏所聽得的是述齋低低的綿綿的喚着姊的聲音。是何等的甜密。微睜着自自己的眼皮。便可以看見述齋一雙渾圓而活溜的眼睛。是何等的陶醉。現在呢。滿身淒冷得好像浸在水裏似的。聲聲擊在耳鼓上的。只有玻璃窗上漸漸的雨聲。便是以後也還能如前兩天的朝晚和曹述齋在一起嗎。念着愈加的心裏難受。一會兒阿媽上樓來問小姐吃夜飯吧。只是搖了搖頭。一會兒聽着開門的聲音。自己父親回來了。一會兒鄰居的一對夫婦回來了。高談着戲院裏的熱鬧。



一會兒附近的囂雜靜止了，再一會兒遠遠的市聲逐漸稀疏了。一會兒風更緊了。一會兒雨更密了。一會兒簷漏淙錚的滴着了。李其英便在這一會兒一會兒中間。和衣躺着。紛亂的思緒縈迴着。酸辛的眼淚躺着。度過了一個漫漫的秋夜。更沒闔得一闔眼。天亮了。簡單的梳洗過。就帶着這封匿名信。來到校裏。見曹述齋還沒下樓。就直跑到樓上。原想把這信拿出來給他看的。但是到了樓上。看見述齋的臉色。正也是一晚未睡的樣子。恐怕又惹他生氣。就沒拿出來。只問道。怎麼面色這樣不好看。晚上沒睡嗎。述齋笑了笑。笑道。睡是睡的。倒是睡不着。說着。把手揮了揮。道。你快下去罷。我們只能稍爲疎遠些了。不然。外面的話更不好聽了。李其英聽了。覺得這話原也有




理就也默默的下了樓。但是述齋嘴裏雖這麼說。心裏却非常不樂意。只覺得人生太無意味了。離了父母。來到上海。好容易得了一個可以慰藉得內心寂寞的伴侶。現在却又拘拘束束的不能在一起談笑。因着曾經嘗過了男女間異性相慰藉的滋味。驟然要抑制自己。不和李其英親近。愈加的覺得比前些時的孤寂。更加來得一刻難捱。伍惜古呢。仗着自己是教務長。對於曹述齋既妬恨在心。就連曹述齋上課。都處處挑剔起來。不是說曹述齋上課太隨便。就是說曹述齋不懂管理法。初時。還只是打別人嘴裏。間接的傳到曹述齋耳朵裏。這兩天竟當着曹述齋的面。就批評起來。曹述齋秉着他父母的遺傳性。一向是好高自強。不肯甘落人後的。在校裏上課。真是



竭心竭力。學生也非常歡迎。便是此外同事。也沒有不稱頌的。怎能  
嚥得下伍惜古這種話。有時便頂起嘴來。那些學生。一聽見曹述齋  
和伍惜古頂嘴。因為信仰了曹述齋。一次竟在窗外齊聲高喊着驅  
逐伍惜古。擁戴曹先生的口號來。直把個伍惜古氣個半死。明知這  
是學生的自動。但是自己正憤恨曹述齋的時候。落得都推在曹述  
齋身上。當時就跑到代理校長他哥哥伍士穆那裏去訴苦道。你老  
不到學堂裏去跑跑。曹述齋竟暗中鼓動着學生鬧風潮。方纔已經  
有打倒擁護的口號發覺了。怎麼辦呢。伍士穆一聽學生鬧風潮的  
話。回想起了五四運動。學生敲碎自己飯碗的事來。就慄慄懼懼起  
來。伍惜古又加油加醬的捏造了許多。曹述齋暗中鼓動的事蹟。伍





士穆那知就裏。心想這還了得。連忙一輛車子到校裏。找着了曹述齋。帶笑帶說帶罵的教訓了一頓。曹述齋明知是伍惜古挑撥出來的。等伍士穆走了。覺得爲了這幾十塊錢。這樣受人凌辱。未免太不值得了。好得在校裏也不能和其英片刻不離的廝守着。還不如回到家裏。倒還有母親可以安慰得些。秦果秦珮。秦珮談笑笑。快樂舒適得多。這樣一轉念。立刻就寫了封辭職信。叫個校役。送給伍惜古去。心想伍惜古正恨着我。總沒有不答應的。那裏知道。伍惜古一看見曹述齋辭職的信。更加妬恨起來。心想這明明是拿辭職來要挾我啊。而且明知曹述齋並不真靠校裏幾十塊錢來修生活。現在在自己校裏。我伍惜古還可支配得幾分。要是脫離了學校。我更怎樣



再能挾制得他，不是開籠放鳥嗎？這是萬萬不能允許他的。便對送信的茶房道：你回去好了。只回覆曹先生說：來信我已經收到了。明天早上我要校裏去的。有話當面講好了。茶房回到校裏，照實的告訴了曹述齋。曹述齋到非常快樂。這天李其英在校裏吃的晚飯。談着還沒走，曹述齋就把自己要辭職和寫信給伍惜古的話說了一遍。李其英拍手道：你要真辭職，脫離了這學校，那我們就反要自由一些。至少他總沒法再干涉到你的行動。便是我在校裏上課的時候，你也可以來校裏坐坐談談。在現在時候，他能禁止說校裏的女教員不許有男朋友來看望嗎？述我老實的告訴你罷。惜古對你這樣，可以說完全是醋意。不然，你只瞧沈蘊玉也是個女教員。怎



麼。每天和李崧笙同去同來。這樣密切。他又不干涉呢。……李其英說得高興。就在袋裏摸出那封匿名信來。遞給曹述齋道。你瞧瞧。這封信。怕就是伍惜古寫的咧。……曹述齋接信看了一遍。李其英又把昨晚自己回家的情形講了一遍道。我現在的時候。在外面說起來。總是江澤的未婚妻。總是有夫之婦。就是說和江澤離婚。總不能說是拿我已別有所戀來作前提。還是得另謀措辭的。如果這樣的沸騰在外面。離婚方面說。或者是要比較容易些。但是宗法社會的現在。在一般人的眼光中。要我和江澤離了婚。在他們是絲毫不知底細。可以推想到。一定是說。哪李其英是因為在外面拚了人。所以給江澤休了的。便不說這話。這種事終究不能說是公開的人。……起



來。一傳十。十傳百的傳開去。李其英總是個不守貞操的女人。然  
貞操兩字。在現代已有些搖搖欲墜。將次不能成立了。然而究竟舊  
腦筋舊習慣還深印在社會上一般人的心裏。一個女子給人家指  
指戳戳的批評笑罵。我還有這面目做人嗎……正是


拆鷓散鰈原多事 煇鶴焚琴實可嗟

要知後事如何。下回自有分解。

評曰。羞與恥是人生最重要二字。從形色上推測。羞與恥實有  
連帶之關係。從實際上推測。羞當爲僕。恥自爲主。換言之。羞爲  
紅娘。恥爲雙文。紅娘不識羞。雙文亦因之不知恥。或曰。子隨筆  
所至。唐突美人。是烏乎可。余笑應曰。有是哉。若夫待月西廂。迎

迷人窟 第十九回

一四



風半扇。豈是知羞顧恥之女子行爲哉。今之女子。不知羞恥者。比比皆是也。李其英受笞後。浪哭淫啼。非懺悔前愆。實怨老父之橫加干涉耳。得女如此。可以休矣。



## 第二十回

有心破壞孽海騰波 均屈難伸愛河滅頂

却說李其英接着說道：「述，你試研究研究這封信。那裏邊的字蹟一望就可知道是伍惜古寫的。儘他做作得這樣曲曲灣灣的。但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就把他自己的用筆法流露了出來。……曹述齋聽了。果真再把這封信掀開看了一遍。跳着恨恨的道。怎麼不是伍惜古寫的呢。不要說由字蹟裏可以辨出來。你只瞧這鋼筆和墨水的顏色。細而硬的筆頭。望外斜傾了的。深藍而帶綠的墨水。有些帶複寫墨水質地的。只這兩樁。便可以證明一定是伍惜古寫的。……他這




樣。不是和我過不去。簡直是和你過不去。這叫你怎麼再做人呢。說着。把拳頭狠命在桌子上擊了一下。真恨不得立刻就找着伍惜古拚命去。再一望李其英。却在哭了。這一來。曹述齋憤怒之外。又增添了憐惜心和抱疚心。只覺得李其英都是爲着我曹述齋。纔弄到這樣爲難的地步。就是把自己生命來抵贖這過失。也是抵贖不了的。因又悔恨自己。爲什麼對於李其英要發生愛的心。就是發生了愛的心而後。爲什麼自己不能抑制自己的性慾。竟會受了李其英的支配。進一步說。就是李其英的失身於我曹述齋。雖則我是並沒有明顯的引誘和要求。然而要不是有個我。李其英也決計不會無端的會發生這樣熱烈的情緒的。……這樣一想。自己竟做了萬世不道



的罪人。對於李其英。真是萬死還是對不住的。……再看李其英。磕在桌子上。只有兩肩不住的顫動。以及鼻孔裏的喘咽。但是更想不出一句話。可以慰藉得他。便連看都不敢再看。一看心底苦楚。喉頭咽啞。鼻尖辛辣。眼角模糊。只不自覺而感到一縷熱淚。直從心底喉頭。鼻尖眼角。帶着滿身的熱血。一齊湧瀉出來。雨般紛披在兩頰。更點點滴滴的滾落在衣襟袖底。迷惘的聽得鐘上打了十一點。纔覺得這樣的對泣。也不是件事。李其英也若有所悟的拭着淚道。述。我看以後我們形跡上。還是疏遠些罷。這種無可奈何的事。你只是體諒我的。等我和江澤的手續辦理清楚之後。那就更無所顧忌了。……曹述齋點了點頭。但是心裏却爲疏遠些這三個字。又是刀般劓了。






一下緊繃着眉頭道。不早啦呢。你回去罷。不要再給人把柄了。李其英也是點了點頭。淒然的立起來。在手巾架上拉過一條手巾洗了個臉。默然望了望曹述齋。自下樓回家。曹述齋也沒立起來。只是目送着。第二天早上。伍惜古到校裏。見了曹述齋便道。昨天的信我收到了。曹先生別有發展。我自然不敢屈留曹先生在這裏。不過我已和家兄商量過。據家兄的意思。他說當時的聘書。是寫明一學期的。現在曹先生半途要走。好像很困難。一則在這時候。要另覓庖代。是極不容易的。再則曹先生是擔任着一級的級任的功課。非常吃重。便是覓到了接替的學生。未必願意。是一個問題。接替者的蕭規曹隨。或竟另起爐灶。又是一個難題。無論如何。總還要請曹先生委屈。




些時。敷衍得了這半年再說。說着。冷笑了一聲。這分明是表示瞧你能跳出樊籠嗎的意思。曹述齋真沒料想到伍惜古竟不允許他辭職的。原本是預定如果辭去了這事。一則可以不受伍惜古的挾制。再則便是不能得常和李其英一起。還可以回到家鄉。受一些慈母的嘘拂。現在却兩件事都已絕望。對於李其英呢。又是這樣的害了他。這一刻。真是百感交集。上午雖則照常上着課。却是心緒紛紜的。午飯就沒吃。回到寢室裏。偃臥了一會。覺得這樣的人生。太也無味了。無盡煩惱。倒不如一死乾淨。省得生存着。東也罣礙。西也牽絆。死了。對李其英呢。可以使他絕了這條心。依舊一心一意的對着江澤。對於伍惜古呢。也可以讓他平了這口氣。不再有侮辱李其英的舉



動對於自己呢。可以少得許多煩惱。這樣的死念一決。心地好像進了光明之路。伸手在枕頭底下。摸出一瓶強性的安眠藥片來。這藥片原是爲平時失眠。所以預備着的。每次的服量。只不過半片。一個月來。還只用掉了六片半咧。倒出來在手心裏一數。口香糖似的還有十三片半在着。心想有這許多。總可以制得死命了。悄悄的袋進袋裏了。惟恐不要給人識破了。反而又下樓來和大家亂談着。沈蘊玉一向對曹述齋很關切的。瞧見了。見屋裏沒人。就悄悄的道。密司脫曹。你和密司李的事怎樣了。據我看來。李如果要和江澤離婚。他們雖也有了婚約。終究還未正式結婚的。這種離異。在法庭上是極容易通過的。不要因有阻礙而退縮啊。我看伍惜古這種舉動。全是



無意識的。只要兩心如一的往前走。我可以預祝你們終能得到好結果的。曹述齋到這時節。聽了這種話。已茫然的無所感覺。笑道。這種事總也是前生注定的。我只是盡着我的心做着。寧人負我。毋我負人罷了。正說着。何以樸興匆匆的跑了進來。背後一個女子。曹述齋認得是何以樣的戀人李詩珊。便也招呼了。因此一來。就覺得自己是個孤零者。連忙退了出來。看看課程表。這天下午。自己的課。要四點半到五點半的一節。纔是。心裏也再懶得上這麼一節了。就找着了個同事趙緝臣。推說頭痛得利害。要他代上一課。趙緝臣見曹述齋午飯都沒吃。信以為真。就答應了。曹述齋謝了。就又回到樓上。拿出安眠藥片。倒了一杯開水。盡量的吞了下去。把個盛藥片的玻



璃管。擦在字紙籠底下了。安然躺在牀上。隨手又在書堆上取了本書。却正是那本楊聖海的「現代女子的戀愛」。就一頁頁的看着。這書原只薄薄的一本。差不多書看完了。這藥片竟不見絲毫發動。心裏好生奇怪。怎麼每夜只服半片。就能酣然入眠。今天十三片半了。反而沒用起來。側耳聽聽。上下前後的學生。都在上着課。就悄然踱上鞋。拿了隻飯碗。到學校隔壁的酒舖裏。打了滿滿的一碗高粱酒。拿回樓上。茶一般的飲了下去。頓時就覺得頭昏眼花的。然而完全還只是醉意。躲到牀上。更懶得再看書。掀開一條被。蒙頭睡着。醉中。倒又想起了在蘇州的慈母。又聯想到了新出世的弱弟。自己還沒看見過咧。更推想到自己死的消息傳到家裏之後的情形。心頭



又苦楚起來。正這時候，樓梯上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心想不要是被李其英他們發覺了。剛把頭從被裏探出來，就瞧見進來的是自己級裏的兩個學生。這兩個學生走近曹述齋牀邊，很恭敬的道。曹先生，你不舒服嗎？同學們推舉我們來探望你的，他們還要我們要求曹先生停會的課。如果曹先生自己不能上，不要請趙先生代。因為趙先生有多數人不贊成。還是李先生。大家倒非常歡迎的。可否請曹先生允許了我們這要求……曹述齋聽了，漫不在意的點了點頭。這兩個學生纔去了。找着李其英，說明曹述齋先生病了。還有一節課。我們全級同學要求李先生代一代。李其英吃了一驚道。曹先生不是方纔還好好的嗎？怎麼一會兒就病了。待我去看他。要是曹




先生能上。還是請他自己上罷。說着。就也上樓看望曹述齋。曹述齋早聽出是李其英的脚步聲。只緊緊把被蒙着頭不做聲。李其英輕輕推了推問道。怎麼一會兒又病了。什麼病呀。要我打個電話。請張仲芳來看看罷。曹述齋一聽要給他請醫生。心想這如何可以。便把頭伸了出來道。沒什麼大不了。大該是受了些寒。所以我纔喝了些高粱。想睡一會。讓他出一身汗的。李其英道。既沒什麼大病。停會的課。還是自己上去罷。曹述齋懶得多開口。依舊只點了點頭。心想這時已快三點鐘。到四點鐘時候。藥性總要發作了。那時節。還管上課不上課嗎。李其英見曹述齋答應了。自己就又去上了一課。差不多四點半了。又來催着曹述齋。曹述齋惟恐露了破綻。只得起來上



課了。學生們見述齋依舊自己來上課。真是歡天喜地的。點過名。大家正翻着書本。忽聽講台上砰的一聲。淒厲的叫了一聲其英。連忙擡頭。只見曹述齋已經跌倒在講台邊。有些學生還只以為曹述齋是頭暈所致。過來想攙扶他起來。那裏知道曹述齋已經知覺全失。再也攙扶不起來。一個學生見事不好。就趕到教務室裏。只有何以樸和李其英在那裏。急道。不好了。曹先生跌倒在講台邊。一些知覺也沒有了。李其英和何以樸一聽。只嚇得面無人色。一前一後的趕到課堂上。只見曹述齋一張慘白的臉。已沒有絲毫血色。眼睛睜大了。牙關緊咬着。直僵僵的躺在地上。李其英伸手在他鼻孔裏試了試。只有出的氣。更沒有進的氣了。再一摸手足。更嚇得沒了主意。原





來已發了冷。只呆立在那裏流淚。也不知這種猝不及防的是什麼病。還是何以樸比較。的有主意些。打電話到同德醫院。把章靜穆請來了。章靜穆到來一看情形。又聽了聽心肺的震動。連連搖着頭道。這一定是服的毒。恐怕沒救了。沒救了。正是

聊將一死酬知己 猛地抽身熱鬧場

究竟曹述齋生死如何。且待作者。喝杯茶來。下回分解。


評曰。伍惜古施其鬼蜮伎倆。破壞曹李二人之好事。李其英因一紙蜚言。受乃父之笞。惟怨艾而已。曹述齋乃以蜚語而受激刺。竟致輕生。忘其可愛之家庭友侶。作此無謂之犧牲。實足受譏於人。且無風不能起浪。彼與李其英非正式之戀愛。實能受人指摘者也。



## 第二十一回

病榻纏綿殭蠶不作繭 玉容憔悴血淚已成冰


世間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譬如一個人買着彩票，誰不希望得頭彩呢。可是越是希望得迫切，越不會中的。倒是那些買彩票弄白相的朋友。本來不希望自己中。他們存着中也好。不中也沒有什麼大關係的心理。結果，反爾能夠中着呢。就像上回表的伍惜古步行。想將曹述齋與李其英的戀愛破壞了。好逞自己的私欲。可是他使盡千方百計來破壞。何嘗有一些兒效力。他的破壞手段越來得辣。他們的愛情越來得鞏固。倒底曹述齋是一個意志薄弱的少年。



未經世務。而且又是初入情場。正感着人世間再也沒有這樣的安慰。這樣的甜蜜。方在洋洋自得的時候。萬不料到平空跳出一個伍惜古來。橫加干涉。冷嘲熱罵。傍敲側擊。可算是無所不用其極。他的一顆心。禁不起許多恐懼憂忿來攻擊。便在這一知不覺的當中。發生自殺的念頭了。他吃了許多安眠的藥片。隔了許多時。只是不見發作。他好不着急。暗道。難道這安眠藥片竟沒有用處麼。我想決不會的。不過藥性慢一些吧。他自言自語了一會子。就有兩個學生進來請他去上課。他想如果再不去。一定要引起其英的疑心。去請醫生來。看出破綻。那可就死不成了。他打定了主義。勉強鎮靜着下樓。到了課堂裏。提起粉筆。在黑板上方才畫了幾筆。才將一隻鸚鵡的




下頰繪了出來。便覺得一陣心慌。眼前一黑。立足不住。撲通一聲。攢倒在地。衆學生正自注目凝神。望着他怎樣出手。怎樣轉筆。不料未到一會。瞥見他撲的攢了下去。還聽他嘴裏喊了一聲其英。以後便不再響了。衆學生這一驚非同小可。頓時秩序大亂。有的來扶述齋。有的飛奔到各處去報告。直亂得一天星斗。沸翻盈天。這時李其英正和何以樸在教務室裏改卷子。猛聽得這個消息。好似半天裏起了一個焦雷。忙不迭放下筆。和何以樸趕緊到五年級甲班的課室裏。一到門口。就聽得裏面七張八嘴的說道。這也許是曹先生夜間受了涼。昏卒了。也未可知。有的說。或者曹先生受了暑了。他一句還沒說完。就有一个人道。吓。現在不是八月了嗎。那裏來的暑氣呢。任



意胡談。不表衆學生鬧得一團糟似的。再表何以樸和李其英一脚跨進教室。就見一羣的學生圍在講台傍邊。見了他們進來。趕着讓開一條路來。他兩個大三步小兩步的走到述齋的身邊。只見述齋面若死灰。慘白得十分可怕。一雙眼睛似閉非閉的。直挺挺的橫在地上。動也不動。其英見他這樣。不由的一陣心酸。落下淚來。他趕緊蹲下身子。用手在他的嘴上一試。祇還有一絲遊氣。這時李其英止不住一腔熱淚。撲簌簌的落下來。好似斷線珍珠一樣。她到了這時候。也顧不得什麼面子了。便附下身子。伸出一隻玉筍似的纖手。在齋述頭上摩擦了一回。對何以樸道。這便怎好。眼見得這人凶多吉少了。你看。現在祇有出氣。沒有入氣了。何以樸道。可不是麼。他們正



自談着。伍惜古也整了進來。聽說述齋命在呼吸了。他快活得什麼似的。忙着也趕來一看究竟。走到述齋的身邊。只見李其英的一雙眼。早哭得紅腫起來。和杏子一般。哽哽咽咽的泣不成聲。何以樸在一傍。也自垂淚無言。他暗暗的道。李其英。李其英。看你此番還戀着誰。只要這曹小子一死。還怕你逃上天去不成。他想這裏說不出的。一種快活。險些兒笑出聲來。這時何以樸見他進來。忙立起來說道。伍先生。你看這便怎麼辦呢。伍惜古貓哭老鼠假慈悲的說道。好端端一個人。馬上就會得這個樣子。這才是天有不測的風雲。人有旦夕的禍福呢。事已如此。急也無用。趕緊去將章靜穆請來診視診視。何以樸忙道。我真急昏了。還是你有定見。說着便叫學生打電話到




同德醫院去請章靜穆。不一會，章靜穆乘着汽車到了。此刻已由何以樸將他移到一隻籐睡椅上躺着。章靜穆到了教室裏面，先問了病的起源和現狀。然後又察視一回氣色，只是搖首道：「不行，不行。這人是服毒太多了。恐怕要沒有性命了。」何以樸聽說這話，便料瞧着一定是爲着伍惜古多方來破壞他們的好事，以致忿極輕生的。想到這種不禁暗暗的傷感起來。李其英聽得章靜穆的話，不禁將一寸芳心，頓時變成齏粉。腔子下面好像翻倒了五味瓶一般，酸、甜、苦、辣、鹹，一齊湧上心來。說不出的十分難受。李菘笙插口問道：「據章先生這樣的說，曹先生恐怕沒有挽回的希望了。」章靜穆擻起一丹仁丹的鬚子，將頭搖得博浪鼓似的一疊疊的說道：「很不容易，很不容



易何以樸很誠懇的向他說道。靜翁。這位曹先生。是在下的一個知友。他的家中。還可稱得起一個小康。一千八百似乎還拿得出。只要章先生能施回天之術。將他救活。酬謝隨要多少。斷不敢缺少分毫的。章靜穆忙道。何先生這話從那裏說起。我們做醫生的。向來抱着一個濟世活人的宗旨。誰也講不到以金錢爲目的的。他說罷。重行將曹述齋的手脈。經心着意的按了片晌。猛的說了聲慚愧。這曹先生的性命。還有萬一的希望呢。何以樸聽他這話。又驚又喜的問道。章靜翁怎見得的。他道。敝人雖然是個西醫。可是我的本來的面目。却是中醫。而且對於這中醫的玄妙。雖未入室。我敢說一句。算是登堂了。別的西醫。完全持着顯微鏡和聽病管的能力來治病。敝人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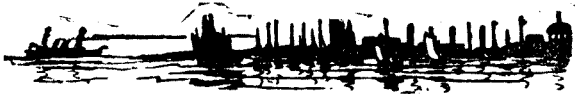




用這些東西。可是大半還是按脈望氣爲標準。方才我接着他的脈。在沉滯中代着一種沖突的徵象。照如此推測起來。他服毒之後。一定是又吃些什麼含有刺激性的東西。現在這毒性和刺激性兩派。正自在臟腑裏面奮鬥呢。如果毒性敵不住刺激性。那就有回生的希望了。如果刺激性敵不住毒性。我要說一句。便是華陀扁鵲。高緩高和。也沒有回天之術了。何以樸道。那麼照靜翁這樣的說。這人還有五分回生之望呢。章靜穆道。萬一罷。還不能就說定有五分希望呢。李其英忙對章靜穆道。靜翁既是刺激性與毒性奮鬥。那麼何不增助刺激性將毒性鬥敗呢。章靜齋微微的點首說道。可不是麼。我現在正自躊躇着用什麼藥品來增助刺激性呢。沈蘊玉便道。如



今還是將他送到同德去醫治。還是就在這裏診視呢。章靜穆道。那個自然是到我們院裏去爲合宜的。他說着便命人去打電話到院中將病車放來。不多一刻。病車到了。何以樸指揮着衆學生來將曹述齋托起。那一班跟車的院役。便要過來動手。章靜穆一揮手道。用不着你們這些粗手笨腳的人來亂動。那班院役慌的將已伸出來的手又縮了回去。衆學生輕手輕腳的將他托捧着送上病車。章靜穆便也就告辭走了。李其英沒精打彩的從地上爬起來。碍着衆人的面前。不好跟去。只得快快的回到教務室裏去。何以樸便對伍惜古道。伍先生。如今曹先生病得這樣危險。他的家中。還未得到一字消息。萬一有了一個長短。那便如何處置呢。總之無論如何。學校裏



都要担負些責任的。而且他又是服毒呢。到了他有了長短。說不定他的家庭就能和校裏輕輕的算了麼。伍惜古聽了他這番話。腦子裏忽然又想起上官習尊的一齣來。但是姓曹的家庭。確非上官習尊所可比喻的。因此不由的起了一種恐懼的心理。忙向何以樸道。樸翁那麼急切就要打電報到他家去才好呢。何以樸道。可不是麼。一則是推卸我們的責任。再則死的活的。也沒有我們校裏的關係了。伍惜古點頭稱是。隨後就打了一通電報。到曹述齋的家裏。述齋母親姜氏。接到這通電報。只嚇得三魂少二。七魄缺五。此刻秦子鑑和霜月早已到校了。姜氏兒天兒地的哭上半年。依舊沒有分毫頭緒。又想離家到滬。可是前走後空。家中乏人照料。要想不去。又未知




愛子的病勢吉凶。他想來想去。終於未曾想出一點主義來。真是和熱鍋上螞蟻一般。急得團團亂轉。一頭無着處。幸虧他們西鄰杜爲文跑過來。聽說述齋現在上海生病。他也好生着急。便對姜氏道。仁伯母。你老接着這電報。儘地哭着有什麼用處。當然先要想出一個法子來。還是你老人家親自去。還是請人去。都要拿定一個主義才好呢。姜氏拭淚道。哥兒。你的話何嘗不是呢。可是我一個人前走後空。家裏託誰照料呢。談到請人去。那更是辦不到的事。誰是我們母子的親人呢。杜爲文略眨一眨眼。忙道。橫塘秦家兄妹。不是和述齋最要好的麼。何不將他們兄妹請來計議計議呢。姜氏恍然道。正是。我倒忘了。哥兒就請你到博文中學去。先將秦子鑑請來。杜爲文滿



口答應。脚不點地的跑到博文中學子鑑的宿舍裏。可巧是逢着禮拜霜月也在那裏。兄妹兩個。一個躺在沙發上。看廣陵潮。一個坐在窗前。閒閒的畫一幅着色的翎毛。杜爲文跑到裏面。氣吁吁的劈頭就是一句道。述齋病了。他兩個不約而同的一齊大吃一驚。這時霜月正自拿一個顏色池子。在手裏勻顏色。聽說這話。不知不覺的顏色池子就和手脫離了關係。砰的一聲。飛紅濺綠。塗得一桌子顏色。她可一毫未曾覺着。趕緊問道。環的病勢是怎樣。杜爲文啞嘴說道。不好。不好。聽見他的母親說。現在就有朝不保夕的形勢了。秦子鑑聽得這話。撇下書。霍的立起來道。果真麼。杜爲文道。誰和你作耍呢。要不相信。快隨我到他家一看便知了。霜月忙道。此刻老伯母難道



還沒有動身麼。杜爲文道。不曾呢。教我來請你們去商議一件事呢。子鑑不暇多問。和霜月隨着爲文大三步小兩步的跑到述齋的家裏。還未進門。就聽見姜氏悽慘的哭聲了。霜月禁不住兩行熱淚。奪眶滾了來出。到了客室裏。只見姜氏哭得祇有嗚咽的分兒。見了他們進來。忍着淚讓他們倆坐下。霜月便問道。老伯母。環的病究竟怎樣厲害呢。姜氏也不答話。轉身在桌上將一通電報遞與霜月。她接到手中。和子鑑仔細看了一過。面面相覷。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霜月停上半天。才向姜氏說。老伯母。環的病。危險得……她說到這裏。不禁說不下去了。姜氏道。我何嘗不曉呢。但是我隻身單影。而且上海一次又未曾去過。前走後空。如何是好呢。她說着。便又哽哽咽咽。



的哭了。子鑑略一沈吟。毅然對姜氏說道。老伯母無須這麼的傷感。人的生死。都有定數的。吉人自有天相。徒傷何益。小姪不才。願替伯母效勞一趟。一則稍盡我們友誼之道。再則也好和述齋把晤把晤了。霜月聽說她的哥哥要去。滿口贊同。姜氏見他們兄妹兩個要去。心中好生歡喜。以爲他兩個是述齋的唯一的知己。他們去。於述齋的精神上。着實要安慰不少呢。這正是。

雅士輕生爲了愛 佳人聞報暗傷神

要知他們怎樣到滬。且待下回交待。

評曰。本回用筆最難。若云曹述齋就此結局。不獨不近人情。且有半截枯之誚。若謂不死。豈有食許多安眠藥片。再生於人世。



哉。妙在於極無着手處。忽生出一橫峯。頓將一已死之曹述齋。寫爲有生氣之曹述齋。正所謂水窮山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矣。







## 第二十二回

妙術可回生情天聚首 相思無藥餌客邸傾心


却說姜氏猛然聽得子鑑和霜月齊要替她到上海去。瞧瞧述齋的病勢。倒是喜不自勝。轉而一想。暗道。不對。不對。他們要去。固然是片的真誠。可是他們倆個却全是未曾出過遠門的。萬一路上有什麼差錯。那便怎生是好呢。他想到這裏。不禁忙道。你們兄妹倆要到上海去。當然是最好的了。只是我放心不下。你們從來又未曾出過遠門。一路上沒有人照應。怎好便去呢。子鑑方要答話。霜月搶着說道。這個你老人家倒不要過慮。我們又不是三歲的孩子。難道這蘇



州到上海這一些兒路。也不會去麼。姜氏道。現在路上倒沒有什麼阻礙。不過上海那個地方。我雖沒有到過。成日家的聽着人家說。是最壞的去處。而且越是初到那裏的人。越要多撈着苦頭吃的。你們要去。我是感激不盡了。但是又未得你們的令尊令堂的允許。我怎好便教你們去呢。子鑑道。伯母這話也忒拘泥了。我們去。至多不過一禮拜罷。環哥沒有什麼大妨礙。我們還留在上海作甚麼呢。如果病勢不對。我們也要和環哥一起回來的。至於談到家父母的話。請你老人家放心罷。斷沒有反對的。我們到上海去。本應當先寫一封信回去。徵求他們的同意。只是這事太匆促了。那裏還來得及呢。姜氏聽得他這一番話。也覺有理。便道。那麼你們路上務要當心才好。



呢。霜月道。這倒不要你老人家掛念。俗語說得好。出門千里嘴是路。只消稍自虛一點。什麼地方不好去呢。姜氏點頭稱是。子鑑便對她道。我們現在先到校裏去告了假。馬上差不多火車就要到了。他說着便與霜月走出來。一路上商量道。我們此番去家中完全不曉得。萬一家裏有人來。却怎生是好呢。霜月道。鑑哥老是這個好謀無斷的脾氣。方才又一口承認人家。一出了門。馬上就得轉過念頭來了。子鑑忙道。妹妹。你可是又是胡纏了。我何嘗是這樣的心理呢。不過要做那樁事。預先要想得面面俱到。方不致發生什麼意外的枝節呢。就像我們要到上海去。固然出於我們的誠意。但是我們的爺娘。却一些兒都不知道的。事後永遠不知道。有這回事。那是不成問題。



萬一露出馬脚來。輕則挨罵。重則要受責罰。不是連人家的面子上都下不去麼。霜月急道。既然這樣。思前顧後的。方才又何必答應人家。臉打腫了。充什麼胖子呢。這一去。至多不過一禮拜。那裏能這樣的巧法。家裏就會曉得呢。子鑑又沉吟了一會子。對她道。不管二七二十一。我們和述齋的感情。家中不是不曉得的。此番去。也不見得十分越禮的。就是被他們知道。大不過說我們粗心大膽。獨斷獨行的罷了。霜月忙道。對呀。他們談談說說。不知不覺的。已到博文中學了。子鑑忙向她道。你既然要去。也好去告個假。霜月聽得。抽身便向自己的校中而去。這裏子鑑先將假告准了。然後到自己的宿舍裏面。收拾出一隻大皮提包來。揀了幾樣隨時應用的東西。放在裏面。



一會子收拾停當。霜月也就到了。子鑑道：「你的假告准了麼？」她微笑着點點頭道：「你呢？」子鑑道：「我也告准了。」霜月道：「此刻要快到三點四十分了。我們快一些去罷。免得落班。四等車不獨擠軋，而且與衛生上很有關係。」子鑑點頭稱是。一手將提包拾起，一手拿着一部書。霜月見了，不由的笑道：「鑑哥，忒也笨了。怎的將那一部書拿在手裏？何不就擺在箱子裏面呢？不是又省却多少氣力麼？」子鑑笑道：「你那裏知道。一上了火車，那可時時去開箱倒篋的呢？拿在手裏，何等的便利。要看看便看看。」霜月笑道：「你可是着了書迷了？成日介的手不釋卷，還不算數。如今出門，兀的不肯將書本子放棄，還要代着走。難道在火車裏面也好看麼？」子鑑笑道：「你可討厭極了。出門人一些兒事沒



有。如果不用書本子消愁解悶。真要悶殺呢。霜月笑道。原來如此。你原是個老出門的。子鑑笑道。我雖然不是一個久出門的。可是我對於出門的常識。我敢說一句的確要比你多一點呢。他們一壁說一壁出了校門。不多時。到了述齋的家裏。姜氏勉強笑道。你們來了麼。霜月道。是姜氏忙到房裏去取出五塊一張的鈔票。共拿出十張來。說道。鑑哥。這一點。你們代去做零用器。子鑑忙道。啊也。伯母這是從那裏說起。這一趟難道還能要你破鈔麼。當真我們連盤川都沒有麼。姜氏道。你們也不用儘來客氣了。這一點兒。算什麼。不過是我的一些兒意思罷了。你們如果不收。我也不敢費你們的神了。子鑑那肯接受。一味的啊也啊也。推讓不休。姜氏沒法。只得向他說道。這五



十塊錢。你們執意不收。我也不強逼。但是請你們權爲帶去。小兒那邊請醫服藥。少不得也是需錢用的。子鑑只得收下。告辭出來。姜氏却又千叮嚀萬囑託了半天。將他們兩個一直送到車站。不多會。就聽得西來車的汽笛叫了。霎時車靠站。姜氏將他們送上車。望着火車開走了。才拭着淚快快的回去。子鑑霜月到了上海的北站。已是六點多鐘了。馬路的電燈一齊明了。他們一壁下車。一壁商量道。我們還是先到述德中學。還是到醫院呢。霜月道。述齋在那裏。我們就到那裏去。子鑑道。那麼就要到同德去了。霜月道。當然的。他不在述德裏。我們去作甚麼呢。子鑑點頭道。是說着便僱了一輛汽車。一直到了同德門口下車。付了車資。到問詢處一問。果然有個性曹的在。






十三號的病房裏面。他們隨着院役。到了二十三號裏面。只見述齋正自呼呼熟睡。滿面緋紅。榻前坐着一個和述齋年齡相仿的男子。正和一個十七八歲的小看護婦。在談着述齋的病狀。見他們進來。忙立起來通了名姓。原來那個男子正是何以樸。當下子鑑對他說道。何先生。我們述齋兄的病勢。現在究竟是怎樣了。何以樸見問。將舌頭伸了一伸。說道。好險。好險。要不是章先生極力施救。那麼此刻不知道是怎樣的不堪設想了。昨天一連打了三次清血針。三次消毒針。據章先生說。現在是沒有甚麼大關礙了。至多他睡眠幾天罷了。子鑑和霜月聽說這番話。才將那壓鎮在心頭的一塊石頭。放下了。下來。子鑑和以樸攀談起來。霜月靜悄悄的望着述齋。只見他兩頰



尖削。眼眶深陷。一張瘦得可憐的臉龐上面。不獨緋紅。而且代着一種青黝黝的色彩。一雙瘦得和鷄爪似的手。一隻撫着胸口。一隻曲在枕邊。少神無氣的睡着。霜月見了這種情形。不由的一陣心酸。那一雙星眸裏。熒潤的珠淚。直滾了出來。她微微的吁了一口氣。暗道。環哥。還記得我們上半年在家的時候。那時你何等的活潑。何等的精神。何等的俊秀。怎地離開這幾天。馬上就得變成這個模樣兒。敢是用心過度了嗎。再則你是初離鄉井的一個人。怎能不時時刻刻的記念你的媽媽。以及你的朋友呢。是的。憂能傷人。這句話的確不錯。但是你也未免忒用心了。忒拘泥了。可知出外的人。步步行行。先要將衛身兩個字注重嗎。料想在這幾天裏。你的罪可是受足了。她



想到這裏。不知不覺的那一股眼淚。和斷線珍珠般落個不住。她雖然是幼稚。眼見得到十六歲了。人情羞恥。却也漸漸的解得一半了。她覺得自己的哭。似乎有些不在情理。而且又怕被人問及起來。不是越發要被人家瞧不起麼。是的。趕緊從衣袖裏取出一條雪白的手帕來。偷偷的將粉腮的積淚拭去。說也奇怪。方才一掉頭。見了他。却又和觸着電流一樣。一根根的汗毛。不約而同的緊緊直豎起來。一縷酸而且麻的神經。從胸口一直湧到咽喉上面。禁不住又落下幾滴淚來。她忙用手帕拭去。不敢再朝他望。扭轉柳腰。眼望着壁上的自鳴鐘。只是出神的亂想。這時何以樸便對秦子鑑道。子翁。你我初會。你是述齋的知己。我也是述齋好友。閣下是第一轉到此地的。



可巧述齋又在病着。不能陪着閣下到各處去游覽游覽。上海的俗景。但是兄弟今天却要不揣冒昧做一回東道主人。未知子翁還肯賞光麼。子鑑忙道。兄弟初到此地的。正要請諸位呢。那裏便來搔擾足下呢。何以樸笑道。子翁無須這樣的儘來推讓了。你我雖是初會。但是從述齋兄一方面想起來。也要算間接知己了。客氣翻成俗氣。他說到這裏。用手朝自鳴鐘一指道。辰光不早了。眼見得快要到八點鐘了。子鑑推辭不了。只得答應。既是樸翁要破費。却之反爲不恭。謹遵台命便了。何以樸又向霜月道。令妹也一淘去的了。子鑑正要答話。霜月趕着說道。謝謝罷。何以樸笑道。又來客氣了。如今也不須這些牢不可破的舊習慣。請四海一些兒吧。霜月道。不敢方命。不過



我是初次出門的。在火車上受了一些搖蕩。現在正自頭暈不大適意。她說到這裏。何以樸也就不十分相強。隨口答道。那麼就請自便罷。說着。便和子鑑動身。子鑑聽見霜月的話。很不放心。趕着問道。妹妹。你究竟感覺怎樣地不快。霜月笑道。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不過心神不寧罷了。在這裏稍定一定神。就會好了。子鑑才放心。和以樸走了。霜月見他走了之後。她便移身到病榻對過一張沙發上躺下。順手在桌上取了一本她哥哥帶來的廣陵潮。照着燈光閒淡的看着。不多一會。那個看護婦也就出去了。她看了一會。不覺倦困起來。放下書本子。正在這似睡非睡的當兒。猛聽得一聲很悽慘的怪音。把她驚醒。連忙坐起。掉過頭來。一望。嚇得她倒抽一口冷氣。你道是什麼



緣故呢。原來述齋已經從床坐起。睜着兩隻可怕的白眼。嘴裏直噓着氣。一雙手按在枕上。兩條腿伸出被來。意欲下床。她見了這種情形。不由又驚又怕。又憐又惜。不知怎樣才好。可巧那個看護婦又不在這裏。她越發沒有主義。眼見他要撞下床來了。她到了這時兒。也顧不得許多了。搶過來。伸出一雙纖纖的玉筍。背後將他抱住。口中說道。環哥快點睡下。不要勞神要緊。她說罷這兩句。只見他扭過頭。朝她仔細的望了一會。不禁少神無力的說道。姆媽。你是幾時來的。我如今活不成了。只怪我自己不好。不該做這些事的一則對不起你老人家。一番撫育和期望我的心。再則我也對不起我那神聖不可侵犯的霜妹。她待我何等的天真。何等的純潔。何等的誠懇。我失

心瘋了。幹下這……他說到這裏。喘着一團。已經不能再繼續的說了。霜月聽到這一番話。又羞又愧。又怕又疑。暗自道。這人這是些什麼話呢。莫非他在上海改變了行爲不成。我想決不會如此的。正是。

病中訴盡心中事 室外還防局外人

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續叙。

評曰。子鑑既允姜氏到滬。一探述齋病勢。而霜月尤惶惶不可少待。恨不肋生雙翼一晤。知音誠摯之情。流露眉宇。子鑑復有猶豫之詞。霜月聊聊數語。包括無限深情。到滬後。子鑑與霜月對於述齋之用情。明分涇渭矣。子鑑置述齋於不顧。爽然作異地游。霜月託故不應。正所謂無心及此也。讀者當詳細別之。






## 第二十三回

賣野人頭文妖得志 聽癡漢話浪女灰心

却說霜月聽了述齋這一番話。不由的驚疑道。不對。不對。據他這樣的說。他的行爲。一定是改變了。不然。斷不會有這些話的。但是或許是他病中模糊。信口亂說罷。他是個誠懇的。純潔的。決不會有那些不正當的行爲的。我可以相信他。沒有那些事的。她正自胡猜亂測的當兒。猛又聽得他說道。姆媽。我渾身發燒得十分難過。你快些將我送。到水房裏去罷。否則馬上我就得燒殺了。霜月羞得兩頰飛紅。低聲對他說道。環哥是我。你不要儘來亂說。快點睡下。養養神罷。述






齋將頭掉過來。正靠着她的粉腮。喘呼呼的答道。其英。你此刻還不  
走開。儘管戀着我這個要死的人作甚麼呢。霜月聽他這話。愈加疑  
惑。暗道。他的情人。莫非就叫其英嗎。如果是這樣。我也忒癡了。兀的  
將這個行爲不端。而又醜醜的人。拉在懷中做什麼呢。她想到這裏。  
正要放手。忽而又轉念道。我真糊塗了。現在他不是病着嗎。一個病  
人。還不是信口亂說嗎。我怎好因爲他幾句亂話。就置下他不問了  
嗎。那末。我們又何必千里迢迢的來探望他呢。她想到這裏。不禁將  
方才憎嫌述齋的心。又消滅於無何有之鄉了。這時門帘一揭。看護  
婦引一個女人進來。只見她雲髻堆鴉。柳眉含翠。一張撩人憎喜的  
龐兒。又嬌又豔。真個是俏麗如三春之桃。靜素若九秋之菊。她婷婷



嬈嬈走了進來。閃着星眼朝霜月。上下一打量。掉過粉頸。向看護婦問道。這是誰。那看護婦道。這位是曹先生朋友的令妹。那女子聽得這話。登時粉臉上露出一種不快活的樣子來。霍地扭轉水蛇腰。嘴裏說道。活該。我真眼睛也未會生痴心一片。誰能識得。不料他真是個口是心非的人。她一行說着。一行走下樓梯去了。列位。你道是誰。却原來就是李其英。自從曹述齋進了同德醫院之後。伍惜古料定她要去。做看護婦的。他却用了一個先發制人的手段。來應付李其英。暗地理寫上一封不具名的到煥文。信中大略。不過是如今曹述齋爲着你家的女兒。已服毒了。現在到同德醫院裏去求治了。你如果是個明白的。却不要讓你家女兒去充看護婦了。一則身名敗裂。



再則曹述齋萬一發生差錯。他的家庭。也不是善與的。這一盤麵包。你却要整地買了。李煥文接到這一封信。只氣得鬍子倒豎。發昏章第十一。等了半天。只見他的女兒沒精打彩的走了進來。李煥文不見她進來。猶可。一見了他。不由的將那一股無名的業火。高舉三千丈。再也按捺不下。厲聲罵道。好不要臉的賤貨。還有什麼面目來見我。做下這些不顧羞恥的事情。你不怕人家譏笑。我李煥文還要兩個指頭遮遮面孔呢。唉。這也是我李煥文今身不知造下多少罪業的。才得生下這種不知羞恥的賤貨來。李其英曉得自己的錯處。理虧舌頭短。只好將粉頸低垂到胸口。一聲不做。聽她的老子發揮一陣子。她只道就此算了的呢。誰知李煥文越罵越氣。霍的將手中的



一支水煙袋。劈面擲了過來。幸虧她的眼快。趕緊將頭往腔子裏一埋。就聽得豁唧唧一聲。那一支熟銅的水煙袋。在水門汀上翻了兩個搶背。說也好笑。仍舊直舉舉的立在地上。李煥文又罵道。賤人。我先關照你一聲。從此以後。我也不要你再去賺那幾個買命錢了。給我住在牢裏。如果出去一步。黃浦裏面是你的家鄉。莫要怪我不早告訴你呢。李其英聽到這裏。只嚇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暗道。打和罵。我倒不怕。但是不准我出去。可是要我的小性命了。一天到晚。要是屈在牢裏。豈不是要生生的悶死了麼。但是無論如何。他是我的爺。我却沒有法子去反抗他。她正自在那裏打算着。瞥見外邊走進一個人來。身上穿一件洋縐的夾衫。頭上載一頂灰色的博士帽。鼻



梁上架着一付水晶的眼鏡。夾着一只皮包。忽忽的走了進來。除上呢帽。露出一頭的又黑又亮往後梳的頭髮。大踏步走到李煥文的面前。恭而且敬的行了一個鞠躬禮。李煥文甩手一擺。那少年退到傍邊。靠着茶几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李煥文勉強笑問道。恕仁。你的工作。此刻可完畢了嗎。那少年略一抬身說道。承問。明天就完竣了。不過這一部小說。完全是白相的性質。也沒有什麼深遠的用意。隨意寫去。所以才得這樣的快。李煥文道。這個你倒不要自謙。你的筆法。越是隨便。越顯得出你的精神來呢。他道。你老不要謬贊罷。如今世的熊。談起來。真要令人氣殺了呢。像那崑崙生的小說。有什麼價值呢。居然能賣到三塊錢一千字。我真莫名其妙。究竟好在什麼



地方呢。那一班不識貨的書局老闆。兀的奉之若神明。你也來請他。也來請。生硬硬的將他身價抬高了。我們費盡心血。至多未曾到兩塊錢一千字。但是用筆設局。我敢自說一句。比較那個參野禪的崑崙生。總要稍好一些罷。我想到這裏。便將那一顆心灰了。不願意再來鏤心刻骨的替他去做傀儡了。李煥文埒着鬚子嘆了一口氣道。恕仁。你却不要這樣的着想。這萬惡的上海。那一樣不是鬧着笑話呢。這崑崙生不過是拍馬的工夫好。幾家日報館裏的主筆。他全認識。再加上他的乾爺魏一鸞。常常在逍遙園裏。讓他投投稿。所以才把他拉扯出來的。無論什麼事情。真假終於是要分的。西洋鏡總有拆穿的一天。直要你經心着氣的做了下去。還愁不到他們這步田。



地麼。他兩個一說一答的當兒。李其英趁着這個空子。走到她的閱報室裏面。在圈椅上坐下。好好的從帘隙裏打量那個少年一回。只見他生得面如冠玉。一雙眼睛黑白分明。在品鏡裏面不住的閃動。一開口露出一嘴的白而且潔的截齊牙齒。她打量了一會。不禁暗暗的打了一個寒噤道。我初見了江澤。便覺天下再也沒我第二個中意的人了。及至碰到了曹述齋。便又覺比較江澤高上幾倍。不料這人竟又比述齋惹人憐愛。我真是個井底的蛙兒。所見不廣。世界之大。美男子正是不少呢。但是我們爺的朋友。大多數我全認識。怎的這人。我竟未有碰見過呢。不表她在那裏胡猜亂測。再說那個少年。本姓吳。名叫恕仁。原藉安徽。他的世家。着實不錯。他的父親在前



清曾在工商部裏做過一番大事的。自從民國成立。滿清推翻之後。他的父親却也就隨着清朝歸天了。他還有三個哥哥。老二未到過歲就夭殤了。老三在北平廝混着。爲人倒也風流倜儻。老三的夫人。據云就是遜帝宣統的小姨子。生得柳眉杏眼。十分嬌麗不羣。老三還有一個特長。便是頑票。他對於譚叫天生平極爲欽佩。差不多老譚的戲。十齣他有八齣是拿手。而且他天生一副好噪子。只要他高興起來。唱兩句。着實不錯。就是譚派裏面的繼起。享得盛名的余叔岩等一班人。沒有一個不和他要好。恕仁本是行五。他隨着他的哥哥在北平混了幾年。倒也不含糊。一班有名京角。見了他。誰也要叫他一聲老五。拉拉手兒。這不過是大家都和老三不錯。愛屋及鳥的。





意思罷了。但是他本來是個大手大脚的弄慣了的。如今他的父親棄世了。當然是沒有在日那樣的關綽了。他的哥哥雖是待他不錯。但是對於銀錢一道。却未免要撙節一點了。因此他過不來這個拮据日子。便隻身到上海來。在老四這裏住着。憑着他一副雙料的面皮。和一丈二尺寬的袖手。在上海混了一年多些。倒也不錯。一班報界裏的聞人。都受了他那套租得來的西裝的愚。誰也和他有一個點頭的交情。還有幾家無聊的小報編輯先生。見了他在腦子後頭。另生出一隻眼來看待他。恕翁長。恕翁短的奉承不暇。你也向他討篇稿子。我也向他討篇稿子。他呢。本不是個滿肚皮古董的貨色。光是個稍識之無的朋友。那裏有這許多的資料供給他們呢。我真佩



服他有見地。他見許多竹槓編輯和癩三記者。鎮日價一窩風的向他討稿子。他便將那荳腐架子真夠搭一百八十丈高。滿口支吾。那些竹槓編輯。因為出版稿荒的關係。便五鷹十羊的來孝敬他。他的目的。本來就是這個頑意兒。有了袁頭。當然是十分賣力。可是他的稿子。多半是拾的他們老三的牙慧。除了談談戲劇以外。却再沒有別的伎倆了。於是乎今天來上一篇捧某某伶。明天來上一篇評某某戲。但是他還有一個後台老闆。名叫黃慧星的。他的稿子。都在他的手裏。改正一下子。他才送到各小報裏去登呢。他的稿子。既然有時髦的價值。可是稿費也就因此逐步增加了。說也奇怪。就這胡纏瞎混的。居然也就混出去了。他因見秋蟬客做了一部社會小說。賣



着六百多塊錢。他便紅了眼。也想這個沒核子的櫻桃吃。但是別人家拿着這一些稿費。他也不曉得耗了多少心血。賣了多少陽壽。才能得着這一點點的微資。他也動筆預備做一部。誰知寫到兩千字之後。那一顆心竟像車輪一般。骨碌碌的亂轉。再也沒有能力可以寫上五百字了。他的心裏還在打算着。今天寫了兩千。憑我這小說。三塊錢一千字。敢說靠得住。今天平白的不是得着六隻老羊麼。一天六隻老羊。一個月結算起來。一百八十塊番餅。還不是先擺在我的腰裏麼。長此下去。只要腰裏有。坐汽車。吃大菜。逛堂子。開房間。叉麻雀。那一樣沒有我的分呢。他想到這裏。不禁手舞足蹈起來。到了第二天。再來預備繼續努力。誰知竟不知在那裏動筆了。抓耳撓腮。



的半天。依然未能弄出一字。這一來。才將他的做小說念頭打消了。但是他逢着朋友。兀的說得震天價響的道。我現在在正自著作某某小說。某某大觀。所以這位李老夫子見了他。這樣的英俊。而且又是下筆千言。直把他老人家佩服得五體投地。恕仁長。恕仁短的。喊得十分親熱。在他的用意。無非要將他贅入東床。得一個乘龍的快婿罷了。他今天來和李煥文談了一會。臨走便對他道。老仁伯。明天大舞台聘得來某鬚生。本是我的老友。他請我替他代邀上海報票兩界。到一家香裏去餐叙。未知你老人家可肯賞給我一個臉兒。李煥文滿口答應。他却告辭走了。到了第二天下午七點鐘。李煥文乘着馬車。逕向一家香而去。李其英見他一動身。忙不迭的收拾打扮。

了一會子。出了門。僱了一輛人力車子。飛也似的直向同德醫院而來。到了同德門口。下了車。給了車資。婷婷嬈嬈的走進去。打了一個問詢。便隨着一個看護婦。逕上樓來。到了他的房間門口。聽得裏面正說自己的話。正是。

漫道窗前無客聽。須知簾外有人來。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交待。

評曰。著者之筆。狡如山鬼。輕易不肯獻誠。若李其英者。誰不稱其爲好女子。善用情。能識人。烏知竟一浪漫女子乎。前數回著者曲護其英極點矣。除何以樸聊爲一表外。餘無一字襲瀆其英。而本回寫伊兒恕仁一段。隱然又生邪念。正所謂輕薄桃花。隨波逐浪。妙在漸漸寫來。使人不覺也。



## 第二十四回

酒酣耳熱良友談天 病祛災消知音聚首

却說李其英剛剛走到述齋的病房門口。猛地裏聽得述齋怪聲怪氣的正說着自己的事情。她不由的暗吃一驚。止住脚步。聽了半天。不禁將平日愛曹述齋的一片心。早就拋撇在九霄雲外。咬一咬牙。關暗自發恨道。原來還有這樣的一回事呢。怪不道三天一封信。兩天一封信。我問問他。還兀的不肯告訴我。照這樣看來。這種人面獸心的東西。早幾天死了倒乾淨。他正自暗暗的發恨當兒。猛又聽得又嬌又脆的女子聲音。喊着環哥。他不由的伸手將門帘一揭。一脚



踏了進去。閃目一望。只見述齋的背後坐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女人。生得秋波流慧。嬌秀動人。伸開一雙柔荑似的玉手。正抱着述齋的腰。她見了這個樣兒。不禁將那無名醋火。高舉三千丈。按捺不下。又礙着述齋在病着。和他論理。也是無益。她回頭向那看護婦問了霜月的姓名。便千真萬確的指定霜月是述齋的膩友了。她也不暇多問。轉過身。驅向霜月。惡狠狠的釘了一眼。忿忿地走了。霜月正被述齋纏得沒了主義。好似老鷹拴在鼈腿上。飛也飛不了。爬也爬不走。萬分羞急。瞥見看護婦領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走進來。向自己指指點點。不知道說的什麼。就見那個女子滿臉含着怒氣。忽忽地走了。她雖然是不曉得李其英的來歷。可是她何等的玲瓏。便料瞧



着八分是與述齋有關係的人了。這會述齋不住的仍向她姆媽媽的喊着。那個可惡的看護婦。却笑吟吟走過來。一面將述齋接着睡下。一面向霜月道。小姐你的福氣真不小啊。還未出嫁。就有這樣大的一個少爺了。她這兩句話。本來是和霜月無心調侃的。却不知霜月受不住了。她聽得她這兩句又尖又刻的笑話。只氣得兩頰緋紅。淚拋星眼。那個看護婦。倒也識相。見她這樣。曉得是不慣說笑的。便也不再來挖苦了。霜月走到沙發面前。往下一坐。正想拿話去發揮那個看護婦。轉想自己是作客的。沒頭沒腦亂來惱人做甚呢。萬一子鑑曉得。又要說我不和媚人。一味的小孩子脾氣了。她思前顧後的一陣子。祇得將那一股忿火。慢慢的按了下去。不多時。那個看





護婦見她不聲不響的。便也覺得自己沒趣。便想出一個法子來。拉回場。她扭着屁股。登登登的下了樓。停了十分鐘的光景。只見她手裏提着一隻四扇頭小竹籠。走了進來。到了桌子旁邊。將竹籠放下。搭着訕朝霜月笑道。密司秦。現在到十點二十分了。也好用夜飯了。霜月那裏吃得下。便道。此刻一些也不餓。煩神。請自便罷。那看護婦也斜着眼朝她一笑道。我不相信。由蘇州到這裏。又沒有吃什麼。那裏便能不餓呢。不用客氣吧。請來隨意用一點。不過我們這裏。是公。司菜。沒有什麼可口的好吃。只好胡亂吃些罷。她說着。揭開籠蓋。一樣樣的搬了出來。霜月推辭不了。只得過來稍吃一些。她自己也用了飯。便將碗盞重行搬到竹籠裏。提了下去。霜月重到沙發上。往下



一。躺。暗。自。打。算。道。眼。見。這。裏。一。班。人。色。太。也。不。正。了。述。齋。的。病。又。這。樣。的。凶。很。如。果。明。天。再。不。見。回。頭。我。們。在。這。裏。伴。着。他。不。獨。耗。費。金。錢。而。且。被。家。中。知。道。究。竟。不。成。個。體。統。倒。不。如。直。接。將。他。帶。回。蘇。州。去。求。醫。爲。妙。她。正。自。打。算。着。那。個。看。護。婦。重。行。上。來。了。她。猛。的。想。起。方。才。那。個。女。子。來。便。向。她。問。道。方。才。來。的。那。位。女。先。生。他。是。曹。先。生。的。什。麼。人。她。見。問。略。翻。翻。眼。睛。便。對。她。說。道。方。才。那。位。據。她。自。己。說。她。也。是。述。德。中。學。裏。的。教。員。名。字。大。約。叫。做。李。其。英。罷。霜。月。聽。說。其。英。兩。個。字。就。是。一。怪。便。迴。想。到。方。才。述。齋。的。亂。話。以。及。李。其。英。進。門。的。情。形。細。細。的。一。忖。量。便。十。分。明。白。了。她。不。獨。沒。有。絲。毫。妬。意。翻。替。曹。述。齋。十。分。婉。惜。暗。想。道。環。哥。他。是。一。個。何。等。樣。子。誠。樸。而。又。純。潔。



的人却料不到在這裏被這起混帳人將他引壞了。將來他的前途還不是不堪設想麼。她百折柔腸的一會子不覺漸漸要到一點鐘了。她此刻也有些疲倦起來。便婆婆着星眼。正要入夢。猛聽得樓梯上一陣脚步聲。接着有人談話道。子翁這裏光是客處。倒覺得有些興緻。如果長久處下去。反再沒有什麼趣味。俗鬧不堪。那裏及得來三吳的天然風景好。他說到這裏就聽得子鑑的聲音回答道。我們在家裏的時候。每每聽到別人說。上海怎樣熱鬧。怎樣繁華。今天到這裏一領略。果然不愧爲全國第一。東方巴黎的確可以當得這八個字。他們一壁說。一壁已進房來。霜月忙坐起。打了一個呵欠。揉開星眼。只見子鑑吃得酒氣薰人。紅光滿面。踉踉蹌蹌的走了進來。




迷離着醉眼笑道。這一支香的川菜。着實可口。不要講別的。單講那一盆龍虎鬥。弄得何等的特別。何以樸一屁股送到椅子上。笑道。子翁。你方才說的那盆龍虎鬥。原不是川菜館裏所可叫得到的。却是粵菜。上海祇有三家。有這花式。有兩家是廣東館。餘下一家。便是一支香了。但是菜雖可口。價目却也可觀了。每盆要四隻袁頭得來。子鑑聽得。不由的將舌頭伸了一伸道。吃是可口。但是價目也未免忒辣了。不獨這龍虎鬥。我想別的菜的價目。料想也不輕的了。何以樸笑道。可不是麼。但是吃口。總比較你們的蘇州船菜。要來得遜色不少了。子鑑笑道。蘇州船菜。光是外面好看。其實吃起來。却也平常得很。子鑑說罷。何以樸接口笑道。蘇州船菜。雖然平常。但是到底佔着



一個精巧玲瓏頭銜。水不像上海這些館子裏。油天膩地的。不是太鹹。便是太淡。就像粵菜太淡。川帶太鹹。閩菜太辣。等等。祇有揚州鎮江的館子。倒弄得鮮美可口。但是這班館子。除却老半齋的規模稍爲大一些。別的人家連雙開間的門面。都是稀稀的。不大看見。因此上中等階級的人。永遠不肯去光顧的。我與鄒酒丐倒是這些小菜館的老主顧呢。高起興來。四碟小菜。一斤糟燒。倒比那些華盛頓太平洋的大菜。來得實在些。有時吃得醉眼模糊的。從酒館裏撞出來。東一歪。西一欹的。一班巡捕倒來替我們做一回臨時侍尉。恭而敬的叫一部東洋車子。將我送到家中去。我在大菜館裏。從來沒有過吃得一次這樣的痛快。萬一碰到什麼名伶請客。老規矩六道頭。我



的肚皮又較別人來得大一點。竟不能將糟蟲壓下去。回來之後。都要又傳之二章。才將肚皮弄飽了。你道好笑麼。這兩天請我的帖子倒不少。只是吃怕了。再也不敢去領教了。與其去坐上半天冷板凳。肚皮裏又弄得不實在。我又何必呢。子鑑笑道。上海人好表面。在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得出來了。人情風俗倒底不及內地來得厚道。何以樸道的確不錯。上海人誰也有個遮頭不蓋屁股的毛病。有兩句俗語說的好。任教家裏失了火。不教外頭落下河。子鑑聽他這兩句很奇怪的話。真是一丈二尺高的金剛。摸不着頭腦。忙笑問道。樸翁這兩句話是什麼用意呢。何以樸笑道。子翁。你是初到此地的一切的風俗人情。都未了解。這也難怪。大凡是在上海的人。十個有八個。




佔着遮頭不遮屁股的毛病。如果有了四五十塊錢一月進帳的人。他的排場。馬上就有五百塊錢的樣子。身上澈底絲綢。說不定家裏還是吃着中飯。沒有晚飯。到了夜間。這位好表面的先生。回到他們的尊府去。說也不信。多半是亭子樓。甚則是矮平房。所以才有這兩句俗語的。家裏失了火。燒掉了房子。是房東觸霉頭。談到家私。除了他們一身的華服以外。別無所長。這叫做富貴不離其身。萬一外邊落下河。那末。可比家中失了火來得重要了。這是個什麼緣故呢。原來他們春秋四季。祇有一身衣服。決不會製第二套的。但是他們將這不穿的三季華服。却不敢擺在家裏的。一則是怕梁上君子來軟借。再則是怕火德星君和他們開頑笑。所以他們很慎重的送到長




生庫裏去保存着。譬如到了春天。就拿寒衣去抵春衣。到了秋天。便拿夏衣去抵出秋服來。這樣抵來抵去。抵之不休。你想。如果溶下水。還了得嗎。便是躉荳芽。還須兩三天呢。他天南地北。數蓮花似的。鬧說了一陣子。險些兒將一個秦子鑑笑軟了。這時看護婦捧了一杯茶過來。他接着茶杯。一仰脖子。喝了下去。忙叫再倒。看護婦又給他斟滿了一杯子。鑑便向霜月道。妹妹。你吃過晚飯沒有。霜月答道。早就吃過了。他又問道。我們走後。述齋兄可曾清醒一些。霜月見問這話。不禁將柳眉緊鎖道。何曾好一些的。看起來倒比較日來我們初到這裏的時候。凶一些了。子鑑雖然有了些酒意。心下還明白。聽說這話。不禁一驚。忙道。怎樣的凶法。霜月嬌羞欲絕。一個字也答不出。





來。那個看護婦便一五一十的將方才的情形說了一個爽快。何以樸聽說這番話。直跳起來。將胸口拍得震天價響的說道。恭喜。恭喜。述齋兄沒有什麼大妨礙了。我保險他這一條性命攢不掉了。你們可放心罷。他明天就得清醒了。子鑑和霜月聽得半驚半疑的問道。何先生。你這話還是真的。還是開頑笑的。何以樸正色說道。子翁。什麼事皆可開開頑笑。自己朋友在病着。豈可以開頑笑嗎。霜月插口說道。何先生難道也識醫道麼。何以樸搖頭答道。不是。不是我原聽得章先生說過的。述齋的病。非要火盛。不得回頭。如果他爬牆上壁。滿口胡言。那麼回頭就會快了。照方才這樣的話。一定是要回頭了。子鑑和霜月。聽他說出根底來。自然是歡喜。他又繼續說道。如今他



的毛病有了希望。趕緊去將章先生請來診視。一下子才行呢。他說着。便問那個看護婦道。章先生是不是在院裏住宿的。她答道。正是。此刻度要到兩點鐘了。恐怕早就安息了。何以樸忙道。沒事。沒事。他和我是老朋友。斷非別人可比。你快領我去。那看護婦便領他下樓去了。不多會。他竟將章靜穆請來了。診視了一會子。便向以樸說道。放心罷。包管明天就能和你們談話了。但是現他正睡着。你們千萬不要將他驚醒。大約到明早六點多鐘的時候。他便要大瀉一次。瀉過之後。他的元神就入竅了。他說罷。又吩咐看護婦一回才走。以樸便向子鑑道。你們也要去睡一會子才好。子鑑忙道。此刻我一點也不困倦。我們就在這裏談談吧。馬上快要天亮了。以樸見他高興。自

已也不好意思去困覺。便又指東話西的一陣子。不覺漸漸的到六點鐘了。看護婦持着溺器進來。述齋果然撒了許多黑膠汁似的糞。污霎時便清醒過來。瞥見霜月子鑑坐在對面。不禁又驚又喜。正是

莫謂可人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功夫

要知述齋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叙出。

評曰。其英隔簾竊聽之後。醋火填胸。既見霜月。便以小人之心理。度君子之腹。其淫穢悍惡可知矣。霜月既識透述齋其英之曖昧。反生憐惜之心。此固邪正不可同日而語也。何以樸酒後歸來。高談春申社會情形。瞭如指掌。此又一有心人也。而著者以深刻之筆。曲曲繪出。如聞其聲。





## 第二十五回

芍藥牀聯歡情未已  
芙蓉帳啓好夢無涯

却說曹述齋大瀉之後。頓覺神志清新。睜眼仔細一看。瞥見霜月子鑑正在榻前談話。他這一驚非同小可。暗道。他們是什麼時候來的。這倒奇極了。莫非他們和我是夢中相見麼。這青天白日。那裏又是夢呢。他好不疑惑。轉而一想。自己對自己說道。莫非是我沒有死。他們將我帶到家中來了麼。想到這裏。不由的伸頭在四下裏一打量。說又奇怪。又不是家裏。又不是校裏。一切佈置。均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他又將霜月細細的一打量。只見他比較從前出落得益發



嬌俏動人了。但是舉止還未免帶着些稚氣。愈顯出嬌憨動人的樣子。他不禁失聲問道。兀那坐在沙發上的。不是佩妹麼。霜月聽見有人叫她的名字。不由的一楞。連忙轉過柳腰。閃着星眼。四下裏亂張亂望。曹述齋在榻上見了。笑道。佩妹不要疑惑。原是我叫的。霜月見他言語舉動。大非昨天可比了。便曉得他的病勢減退了。好生歡喜。忙答道。正是。正是。環。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了。他道。沒事。沒事。沒有什麼大要緊了。他說着。便要掙扎起身。慌的子鑑搶過來。一把將他按住。說道。動不得。你快請養養神。不要勞動了。他只得又躺下去。向子鑑道。你們幾時來的。我因為病纏着。竟未知道。子鑑見他規規矩矩的說出這些話來。喜不自勝的答道。述齋。你病了。倒不要說。只是憂



得我們好苦啊。謝天謝地。竟將病魔戰退了。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呢。他說着又向何以樸道。樸翁。煩你的神。趕緊先打一通電報到他的家裏。就說佩兄的病沒有什麼大妨碍的。也省得她老人家牽腸掛肚的。可憐我們來了這許多時。她老人家在那裏不知道怎樣的焦急呢。何以樸道。可不是哩。一古腦兒不過就生他一個擎天柱。如今忽然出了這個岔子。他老人家能不斷腸麼。我就打電報。你們在這裏坐一會。他說着便起身走了。述齋聽得他兩個這一番話。却也深懊惱。不該做這些無意識的勾當的。還算好。沒有將性命送掉了。萬一不得回生。我那慈親。不知道要怎樣淚斷腸枯呢。他想到這裏不禁淚如雨下。泣不成聲。霜月便來安慰道。環哥。你的病方才回頭。



迷人窟 第二十五回

四

馬上就來糟踏自己了。快些不要這樣。謹防着將病弄反了。可不是要的。述齋只得拭淚。勉強笑道。誰要糟踏呢。不過聽到我們的慈母。情不由衷的便要傷感了。佩妹。此地是什麼地方呢。她掩口笑道。誰病得像你這樣糊塗的。這裏不是同德醫院嗎。述齋聽說。才明白過來。子鑑問道。述哥。你究竟是怎麼起首的。竟病到這步田地。險一些兒將一條小性命攢掉了。述齋見他問。當然是一口咬得緊吞吞的。再也不肯露出半個字來的。只說受了寒涼。飲食不均的。霜月因怕他病後多談話。耗神。便向子鑑使了一個眼色。子鑑會意。忙向她道。妹妹。你我一夜未睡。此刻正好休息一會了。霜月道。可不是哩。累得渾身發軟。述齋忙道。了不得。你竟陪着我一夜沒有困麼。快些去安



寢罷。子鑑道：我們又沒有下旅館，就在這裏胡亂打個躑踈罷。述齋忙道：那如何使得？待我來叫他們騰出二個空房間來，好讓你們安逸逸的睡一會子。子鑑忙道：你又來了。這裏是個醫院，我們在這裏吵鬧，已是十二分抱歉了。那又能大驚小怪的去討人家厭。作甚麼呢？我們自有道理，用不着你來煩神。你快給我養養神，我却感謝你多了。說罷，伏着椅子的傍邊，一張茶几上假寐了。霜月也將粉臉背着，他不去和他扯淡，不到一會，述齋果然因為談得疲倦，却又睡着了。趁他們停止談話的時候，岔轉來再表李其英出了同德醫院之後，真夠是醋氣填胸，酸火滿腹，恨恨地跳上一輛人力車回去了。剛剛拉到白克路同孚路口，瞥見西邊一輛汽車，風馳電掣的直飛





過來。誰知那個拉車夫走滑了脚。眼見沖到馬路當中了。說時遲。那時快。那輛汽車也就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停住了。把那個拉車夫嚇得三魂落地。七魄昇天。趕緊要轉身來讓汽車。不料心慌意亂。腳下一個趔趄。撲地攢了一個倒栽葱。兩手一鬆。登時那車子也跟着翻了一個尾朝地。頭朝天。這時車上的李其英。骨碌碌好像跌元寶似的。一直滾到那部汽車的面前。那馬路兩邊的行人。見了這幕趣劇。誰不發笑。一個個把手拍得震天價響的連聲喊好。還有兩個不三不四的朋友。勒圓了脖子。大聲喊道。再來一個。再來一個。唱工沒有做工是再好沒有了。那個汽車夫還調侃的說道。有什麼事情。儘可對我們師長說。何必要這樣的磕頭下拜的。她窘得粉面飛紅。從



地下慢慢的爬起來。閃着星眼。朝汽車裏面一瞅。只見裏面坐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紮着一身戎裝。頭上戴一頂鷺鷥纓毛的軍帽。一望便是個軍界裏的重要人物了。他見她嬌羞得什麼似的。不禁起了一片憐愛的念頭。趕緊下了汽車。走到她的面前。很恭謹的慰問道。女士受驚了。沒有跌壞啊。他操着天津的口音在問着。她含羞帶愧的答道。沒有。沒有。不過你們的汽車夫。太也惡作劇了。明明地前面開着紅燈麼。沒的將車子開得這樣的快。萬一今天出了岔子。誰來負責呢。那人連忙答道。冒犯了女士。在下很是抱歉的。不知道女士的尊姓大名。府上在什麼地上。她待要不說。人家這樣慰問道。歉似乎於理上有些不合。不由的說了一個究竟。那人很誠懇的說




迷人窟 第二十五回

八

道。請女士登車。送你到府上去。他說着便在衣袋裏掏出一塊錢來。給那人力車夫道。你拿去吧。李小姐我這裏着汽車送她回去了。那個人力車夫見了一塊白晃晃大羊。只樂得一張嘴合不攏來。千恩萬謝的收了下去。撒開野鷄腿。拉着車子。一溜煙的走了。李其英在這時候。倒弄得進退兩難。要是不上汽車。豈不要惹得人家說不上檯盤麼。如果就不客氣。那麼。又不知道這個人是好意。還是歹意。楞住了半天。這時馬路上的行人。見了這種不倫不類的樣子。一齊攏近來。瞧個熱鬧。七嘴八舌的噥咕着。那位坐汽車的軍官。只是催着她上車。她見衆人說不了。笑不了。便也暗暗的生氣。暗道。別人家上車下車。去與不去。究竟與你們有什麼相干。她想到這裏。不中的上




了車。那個軍官跟着她也上了車。在車廂裏並肩坐下。汽笛一鳴。呼呼的走了。那些好事的也就一闕而散。她在車裏問起他的名字來。原來那少年乃是鎮威軍裏的第八師長。名叫葉樹魂。她見他這樣顯貴。而且又是個少年英俊。不由的慕佩起來。他與她在車廂裏越談越親近。只恨相見之晚。可是那個葉樹魂。本來是色中餓鬼。花裏魔王。見了這樣水葱似的一個玉人。他不動心。誰相信呢。但是他初調到上海的一切土俗民風。尙未了解。而且方才又聽得她說的。她的父親是上海的文學界裏有名望的人。所以他不敢造次。規規矩矩的和她談了半天。不多時已到李其英的門口了。其英忙道。到了。煩你的神。請停下來吧。那汽車夫奉命維謹的停了下來。其



英下了車。回過頭來。對着葉樹魂先用那追魂攝魄的星眸。向他飄了一下。然後慢慢地說道。葉先生。我倒對不住你了。如有暇。不妨請到寒舍來賜教。賜教。葉樹魂被她飄了一眼。頓時渾身好像觸着電流似的。聽她這句又甜又軟的招呼。簡直是身子酥了半截。沒口的答應道。遵命。遵命。有空的時候。當然是要過來候教的。她聽說這話。也斜着星眸。又向她一笑。才婷婷嫋嫋的走了進去。把個葉樹魂顛倒得不知所云。伸長着海鶴的脖子。張大了兩隻餓鷹眼。一直送她到不見的去處。才叫汽車夫將車子開走了。再說她走進自己的閱報室。已到十點多鐘了。幸喜李煥文還未回來。她便向沙發上一躺。靜默着半天。自己對自己說着。李其英。李其英。也無怪你自負得



厲害了。憑你這樣的姿色。隨地隨時。皆可得一個如意同伴。就像方才這個葉樹魂。我敢斷定他顛倒在我的股掌之上了。只要我稍給一點顏色與他。什麼東西換不着。洋房。汽車。大菜。鑽飾。還怕他不來孝敬我麼。她想倒這裏。不禁洋洋得意。一會子李煥文和吳恕仁走進閱報室。她見了吳恕仁。倒又將方才的一番心事。消滅到無何。有鄉了。打起全副精神。注目凝神的向恕仁呆呆的注視。一會子。只覺得他舉止動人。憐愛。那一張粉捏似的面龐。帶了些酒意。兩頰微紅的。確比雨後桃花還要鮮艷三分。她越看越愛。恨不能將他拉到自己的懷中。立刻和他接個五分鐘的長吻。這時李煥文撓起鬍子。向她笑道。其英。我來替你介紹。這位姓吳。台甫恕仁。乃是海上文學




界裏的一位明星。承他的盛情。看得起老拙。竟與我爲義子了。其英。你與他却是姐弟了。快些兒過來廝見罷。李其英聽說這話。十分喜悅。連忙過來。和他行了一個常禮。吳恕仁便問道。姐姐在什麼地方幹事。她笑道。在一家中學裏代幾課書。吳恕仁本是個風月場中的健將。和她談了半天。見她處處留情。句句含蓄。還不是目領神會麼。祇有那個局外的李煥文。不知道他們倆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只是迷離着一雙醉眼。對着他們只管笑嘻嘻的。一語不發。他兩個談了一會。就在談話的當中。丟下了迷語。約定明天下午二點鐘。在卡爾登會面。吳恕仁便起身走了。李煥文一直將他送出大門。才回轉來。對李其英笑道。我的兒。像恕仁這樣的英俊。中西俱占上乘。品格



超羣。海上文學界中能有幾個呢。我老實說一句。依我的主見。將你許與他。還不是天生的一對璧人麼。他說到這裏。捧着鬍子哈哈大笑。她却故意粧出一種嬌羞欲絕的樣子來。將粉頭低垂到胸口。一言不發。其實心中早已如願似償的了。睡在鼓裏的李煥文。知道些什麼呢。一宵無話。到了第二天的下午一點鐘的時候。她便慢條斯理的打扮起來。對李煥文道。姑父昨天有人來過了。叫我去替她抄一本高王經。昨天因爲你又不在家。所以我回他今朝去的。李煥文將頭點了點。說道。抄好了。早些回來。她一壁答應。一壁飛也似走了。到了卡爾登的門口。早見吳恕仁立在那裏等候了。她走到他的跟前。一挽手便進去了。不多會電影看過。他兩個付着耳朵。不知道談





些什麼。祇見李其英臉上微微的一紅。將頭一點。吳恕仁的臉上却現出一種特別高興的樣子。霎時手牽手走了出來。跳上汽車。一直到江左大旅館門口停下來。他兩個走到三十七號房間裏面。撲的將門關起。正是

神女有心出雲岫。襄王一夢到陽臺。

要知他們兩個究竟做些什麼事情。且待下回交待。


評曰。觀人必觀其微。秦霜月之於曹述齋。可算無微不至矣。試觀述齋病後。正需故人暢談。以舒積悃。而霜月竟不與言。斯誠何心。儻俗必謂其無情矣。殊不知正是有情之處。背之即愛之也。葉樹魂一武夫耳。李其英竟垂青於彼。淫賤可知矣。李煥文之納吳恕仁。正所謂開門揖盜。



## 第二十六回

一度高唐復聯蜜約 八圈麻雀遽悔初盟

話說吳恕仁和李其英手牽手兒走進房間。撲通一聲將門閉上。那時在下被關在門外。所以他們在那裏面。究竟做些什麼事情。在下既沒有隔壁算。又沒有透牆眼。無從探悉裏面的情形。只好擱着筆一會子。讓讀者自己去思索。自然就得了解了。他們一直到晚間十二點鐘的時候。才呀的一聲將門開放。但見李其英雲鬢鬆蓬。春風滿面的和吳恕仁並肩走了出來。吳恕仁微笑着囁咕道。你也太不做人情了。就在這裏住一夜。將冊上的三十六套完全做了下




來。豈不是新鮮而又有趣麼。他還未說完。就見李其英向他兜頭一口道。啐。自己也去拿一面鏡子去照照你那一副尊容。吃得光三十六套麼。不要說三十六套了。就是十六套弄下來。保管你一條小性命要攆掉了。吳恕仁笑嘻嘻的說道。你那裏知道。嘗聽人家說。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人世間無論是什麼死法。總不及這個來得甜蜜的。李其英道。用不着你沒的在那裏將舌根嚼完了。現在眼見要到一點多鐘了。我也要回去了。吳恕仁忙道。我們再會的期限是幾時。李其英抿着嘴笑道。那到沒有一定。因為我們那個老不死的。鎮日價防強盜似的。不肯放鬆我一步。只好碰着我的機會罷了。吳恕仁急道。那如何使得。豈不要教人急煞了麼。眼望着一塊肥肉。吃不




到嘴有什麼趣味呢。李其英笑道。這個也沒有法子的。不過看你的本領如何。你如果能將他哄住了。那麼就好辦了。我聽那老不死的談起你來。都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你要是轉出一個十全十美的念頭來。還愁他不投在你的手心裏麼。吳恕仁聽了這番話。略一沉吟。便道。有了。有了。明天我到你家對他說。就說我有一部小說的草稿。還沒有人加評。請你去加評。我想你的八叉一定可以答應的。李其英搖搖頭道。不妥。不妥。這個頑意兒。祇好眼前快活。料想一部小說評起來。能有幾天呢。任你的手慢。兩禮拜總會評完了。過了兩禮拜之後。還不是外甥打燈籠照舅麼。到了那時。却又想出什麼法子來騙他呢。吳恕仁道。管他娘的。快活一天是一天。快活一時是一時。



到了那時再作道理罷。李其英道：「這個法子我想來想去，不獨不能長久的歡樂，而且我既是替你去評小說，評過之後，他豈不要看的萬一向你要起來，你却拿什麼去應他呢？不是鬧成僵局了麼？」吳恕仁聽得這話，點頭道：「幸虧你想到這裏，不然真是個大破綻呢。這條計委實不行，祇好犧牲了罷。讓我再來想想別的法子。」他說着，低頭兩手按着膝蓋，猛的跳起來，笑道：「有了，有了，這一條計真是八面俱到，風雨不透。憑你是個伶俐鬼，精細蟲，也難識破的。」其英笑道：「且慢誇口着，先告訴我聽聽。」看他道：「我們有個朋友，姓雷，名字叫做文廣。他現在海寧路開辦一隻文廣中學。他前幾天曾對我說過的。現在他們那裏正少一個美術教員，明天我去替你介紹到那裏去。豈



不是無收無束麼。李其英將頭搖得像煞博浪鼓兒一般地說道。不中用。不成功。上月裏也是個朋友介紹我到述德中學去。未上三兩個星期。鬧出多少是非來。那一班吃了飯沒有事做的狗頭。沒的捉風捕影的敗壞人家的名譽。將那噴膿喔血的話。轉輾傳到我們爺的耳朵裏。氣得個半死。他也不分皂白。就將我幽囚在家裏。不准再到社會上去做事了。恕仁。你想我。可是那種無恥下賤。不要臉的貨色麼。這個冤枉的污名。便是跳下黃浦。也洗不清白的。你方才這個計劃。又是不能發生效力。那老不死的料想。再也不准我出去的了。吳恕仁笑道。你又痴了。大凡一個人。只要脾胃合得來。什麼事都肯相信的。別一個去介紹。他不答應。還在情理之中。惟有他唯一相信。




而又敬愛的我去介紹。就是心裏不情願。面上還要却不過去呢。你放心罷。明天包管教你到文廣中學去就是了。李其英半信半疑的。道。管他去答應呢。是你的運氣。不答應呢。是你的晦氣。與我有什麼相干呢。吳恕仁笑道。少要調侃了。我可替你說一句。嘴裏說得好聽吧。心裏何嘗又是這樣呢。李其英聽了。故意撩下面孔。冷冷的答道。你將我當着個什麼人看待。你這樣的說。明天任你去說些什麼。我也不出來的。唉。社會上男子真是惡極了。吳恕仁見她動了嬌嗔。不由的着了忙。說道。好姐姐。我方才不過是說的一句頑話。馬上你就認真了。下次再說這些話。就叫我做忘八如何。她嗤的一聲。笑將起來。露出貝齒。將櫻脣一咬。對他瞅了一下。道。虧你說得出來。還不



給我滾。她說話的時候。已經到河南路口了。吳恕仁搶過來。一把將她緊緊的摟着。在她脣上很命的吻上幾吻。才放手說道。吾愛。我們明天再會了。李其英微笑着點了點頭。吳恕仁跳上一部東洋車走了。她也就乘着車子走了。到了家門口。只聽得裏面劈劈拍拍的又麻雀聲音。她知道他們沒有睡呢。伸手將電鈴一按。不多時。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廝。將門開了。她笑問道。阿元。老太爺睏了沒有。阿元說道。沒有睏。在裏面正和幾個老先生在那裏又麻雀呢。她點點頭走了進去。只見她的父親。和王醜鐵。張此公。鄒酒丐三個。正是又得興高彩烈。她到了李煥文的身邊。李煥文見她回來。便道。現在要到兩點鐘了。又趕着回來做什麼呢。就在姑父那裏。連一宿都不能委屈。






一點。李其英笑道。你老人家真難說話。我要是今天在那裏住宿。你老人說不定。馬上又是一番話了。女孩兒家。成日成夜的在外邊。不想回來。究竟算個什麼呢。李煥文厲聲喝道。越是有人在這裏。話越多。回來就算了。儘地在這裏嘍咕什麼。難道我方才的兩句話說錯了麼。李其英碰着一個釘子。不敢再響。努着嘴。站在一傍。張此公笑道。煥翁。自從和我們在書房裏念書的時候。就是個火燎毛的性子。一句話不能委屈的。不料現在老了。對於自己的兒女。仍然是三句不投機。便粗喉暴頸的。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將火退去呢。李煥文道。這個不受擡舉的孩子。萬不能給一點顏色與她的。他們在這裏談着。李其英也就上樓去。睡覺了。他四個紅中白板的一直又到



五點多鐘。張此公手運真好。一連和了四副清一色。只樂得那張鬍子。嘴脣開來合不攏。不一會子八圈已經終局。張此公見面。前洋錢鈔票銀角子一大堆。差不多有一百餘元的光景。還不趁早就住麼。便皺着眉毛說道。肚子好端端的。不知道什麼緣故。一陣一陣的痛起來了。鄒酒丐忙道。這定是夜來受了涼了。決些尋些痧氣丸來吃吃。有年紀的人。經不起播搥。不要變成秋瘟。那可不是頑的。李煥文也着了忙。七手八腳亂去尋痧氣丸。尋了半天。竟未有尋到。張此公趁機說道。煥翁。你不用煩神了。我家裏儘多着呢。讓我回去吃些罷。他說着將面前的洋錢鈔票先塞到腰包裏。不慌不忙的對他們說道。我們本來講定是叉十六圈的。不料遇到這樣殺風景的事情。



我真慚愧得很。鄒酒丐忙道：「這是什麼話？又麻雀原是小事。不要儘來自虛了。快點請回去用些痧氣丸罷。等你肚裏不痛的時候。我們再又罷。」張此公一壁答應着。一壁走了。王醜鐵撓開兩片筏片似的。嘴唇微微的冷笑。一聲也不響。鄒酒丐見他這個樣兒。不由的說道：「你這人忒也樂人之危了。別人家在生病。你不獨不置一詞。反再笑嘻嘻的。究竟是什麼用意呢？」王醜鐵聽他這話。忙道：「老鄒。你還在夢裏呢。張此公的爲人。你不知麼。他那裏是肚子痛。老實替他說一句。錢贏得太多了。在那裏裝羊吃象罷了。」李煥文道：「恐怕不見得吧。我想張此公斷不是這樣的一個人。」王醜鐵笑道：「別的人脾氣。我不知道。惟有這張此公的脾氣。我肚裏一本明白。他頑這個花頭。正不是




今天一次咧。我和他又麻雀。真是又得夠了。他的賭品。可算壞到極頂了。他輸錢越發醜態百出。不獨不准別人多一句話。甚則連椅子椅子都有些與他犯對。晦氣短命牌。不知道要罵了多少。我常說。張此公輸了錢。趕緊將屋裏的蒼蠅。用繩子捆起來。不要撞着他的鼻子。惹得他又氣得半死不活的。李煥文笑道。一個人賭到錢。勝負沒有一個不形於顏色的。照你這樣的說。也未免形容得過分了。王醜鐵道。可又是冤枉我了。我又犯着去造他的謠嗎。他們正自談着。阿元捧着面盆漱盂進來。大家趁此就截住了話頭。盥面的盥面。漱口的漱口。不一會。大家洗漱已畢。張此公那邊已經有人來說。他吃了痧藥之後。肚皮不痛了。請諸位放心罷。王醜鐵不等那人說完。便



道。請你回復你們大爺。就說我們自從他走後。我們焦急得什麼似的。因為現在的時疫。非常厲害。萬一他有了長短。我們的好朋友當中。又少一個。又半截勝麻雀的人了。他好了。我們是然是歡喜。不過麻雀下次不能再和他。又了。因為他又勝了。馬上就會生病。這種性命交關的勾當。我們是不做的。他這番話說過了。惹得鄒酒丐與李煥文。腰都笑得彎了。連那個來人也笑得個不停。一會子李煥文止住笑。正色對那人說道。他愛說笑話。你回去。千萬不要照他這樣的去回復。那人笑道。我知道這位太爺打趣的。我決不會回去學的。鄒酒丐道。你回去就說我們聽得他沒有什麼大妨礙。大家很歡喜的。教他不要再受風寒切切。那人答應着告辭走了。李煥文便分付阿



元到對過四林春裏去喊了些鷄汁麵來。大家吃着。李煥文正拿起筷子。瞥見吳恕仁換了一身很漂亮的西裝走了進來。李煥文見了他好像得着一方金子似的。忙道。來的正好。快些來用早點罷。吳恕仁忙道。不須客氣。適才在嚴老三那裏吃過了。他們的點心完全是北平化。很合我的胃口。吃得一個痛快。鄒酒丐王醜鐵見他進來。忙放下筷子。一齊站起來招呼他。敷衍了一陣。便向李煥文道。此番鞠彭來。在中江舞台。包銀竟漲到四千五百元了。你道可喜麼。李煥文一抹鬍子。放下麵碗問道。嚴老三真要走紅了。上次在天仙裏。不過拿着兩千七。此番突然漲到四千多。未始不是你捧場的力量呢。他微笑着點頭說道。乾爺。這是什麼話。嚴三是我們的極知己的朋友。



不捧他難道還去捧別一個不成。李煥文道：「可不是麼？將嚴老三捧紅了，不是你的面子麼？」吳恕仁笑道：「捧不捧的，倒不要去說他。我倒有一件很新鮮的事兒來告訴你老人家，正是

無限新聞藏舌底。居心勾引意中人。

要知吳恕仁究竟講出些什麼話來。且看下回續叙。

評曰：首段閃爍可喜。夫社會小說，本不易做。然則難在何處？無非描寫逼真。必為社會人士所不滿。若曰一味平鋪直叙，又難免乏味之誚。最佳者莫若事實半明半昧，而措詞在若即若離之間。尤為上乘。本回設局固高人一等。字句亦新穎有味。



## 第二十七回

三尺饑涎思嘗童子雞 一瓣臭肉分膏臬鷓吻

話說吳恕仁對李煥文笑道。你老知道麼。現在的嚴三的確不比從前那個嚴三了。李煥文聽他這話。很奇怪的問道。恕仁。他難道變了不成。他笑道。你老不要忙。且聽我慢慢的講出來。你自然就會明白了。他此番來。純係和他們尊夫人賭氣出來的。他的尊夫人的歷史。一本正經完全在我的肚裏。但是除却我也沒有第二個知道的了。王醜鐵和鄒酒丐同聲說道。贊成你說個明白。我們這兩天被四處的小報館裏編輯。釘得夠了。你說出來。我們也好做點稿子。去搪塞






迷人窟 第二十七回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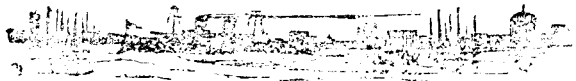
塘寒。吳恕仁忙道。那可動不得。嚴三是我們的好朋友。如果你們駢四驪六替他在報上發表。不獨他坍台。就連我們也難爲情的。真的這樣。我祇好就此宣告閉幕了。慌得鄒酒丐道。遵命。遵命。不刊。不刊。請你講下去罷。他道。你們這班人。有芝麻大的事情。還能吹得有芭斗相似。何況這事又香。又艷。又新穎。你們不將他看着絕好的資料。我簡直不相信的。王醜鐵道。你已經講過了。我們當然守口如瓶。宣誓不發一字半句如何。海上的新花樣。正在層出不窮的時候。誰希罕你這段新聞呢。方才我們不過是和你開的兩句頑笑。馬上你就昂頭天外。豆腐架子搭一百二十丈高。不肯說了。吳恕仁笑道。你倒不要怪我。故意延挨。不肯直道。你們這班報界的魔頭。誰不是嘴伸




八丈呢。李煥文笑道。你講罷。他們方才自己承認過。不在報上發表的了。我敢替你作個公證人。你儘量先講出來。如果他們真在報上發表出一個字來。那時不妨將友誼先爲擱起。要求他個賠償名譽損失。也未嘗不可。恕仁笑道。你老人家的話。我極端贊成。王醜鐵笑道。世界上千隻牛蹄往裏彎。真真不錯。前天張此公在一支香。不過替你們倆稍稍的拉了兩句圓場。乾爺義子。馬上就這樣的親熱起來了。他的話你當然是贊成的。吳恕仁微笑。用手向他一指道。老鐵的一張尊嘴。放在滾水裏都煮不爛的。鄒酒丐急道。正文剛剛談了兩句。便截起來。費話倒說下八對籬來。恕仁笑道。是的。我就此點鼓開篇罷。嚴三的尊夫人。本來是個很有本領的。賭吃嫖穿。四行沒



有一行不勝過人。嚴三在初與我們老三結識的時候。我就常常到他們的府上觀光觀光的。他住在東交民巷的右邊一個獅子胡同裏面。我們住的地方。正和他近在咫尺。所以去是很便當的。只要三脚兩步便可以到了。我第一次因爲我們老三在家裏住得倦了。他要到天津去頑一趟。直苦沒有人和他作伴。他便想起嚴三來。就叫我到他家去喊他。我那時祇有十五歲。遇着什麼出頭露面到生人家裏去的事情。最可怕而且又最可惡的。但是他在那裏疊疊的催個不住。我只得硬着頭皮。老着面孔的去了。到了他家的門口。只見門虛掩着。我却不敢貿然進去。便鼓着勇氣。用手在門上敲了兩下。子並且問道。裏面有人嗎。我一句剛才問罷。就聽得裏面猛的發出



一種雄鴨似的喉嚨問道。你是誰。找老三的麼。我冒冒的一聽。倒是一噤。後來聽她問話。只得將人家叫的和自己承認的老五。報了出來。她便開了門。我一望。不禁倒退幾步。你們道是什麼緣故呢。原來那個開門的女人。裝束得忒也驚人了。尤其是那副夜叉式的面孔。令人羨而生畏。白粉差不多有半寸厚。黑壓壓的眉毛。一條三寸。兩條六寸。又寬又長。一直拖到鬢角。一雙環眼。深陷到印堂裏。更有那滿口的金黃燦燦的牙齒。一齊飛到唇外。身上穿一件古銅色鐵機緞夾旗袍。下面露出一對蓮船。橫量足數三寸。腿上套的一雙妃色絲襪。大約她沒有紮帶。盤繞在腳踝上。上面的褲子吊到小腿上面。直露出一段粉藕來。這種佳人。也不可說世界沒有。不過實在要和



她一樣的恐怕一萬個裏面尋不到第二個了。她見了我。細細的在我的身上從頭至尾的打量一番。他方才說到這裏。猛聽得王醜鐵哈哈大笑道。恕仁。你鎮日價的專歡喜扳人家的下頰。今天你的下頰。可給人扳着了。你方才講的。從頭至尾。難道你還有尾巴不成嗎。他這一句。惹得李煥文和鄒酒丐哈哈大笑。連恕仁自己也覺得好笑。他道。說滑了口。都有一兩句自澆頭的話呢。到你的嘴裏。馬上就變掉了。鄒酒丐道。你不要去睬他。你再說下去。他道。她仔仔細細的在我身上一打量。便也斜着那一對可怕的眼睛。向我笑迷迷的說道。好孩子。你就是吳老三的兄弟麼。我聽她這話。只得將頭點了一點。她笑着便伸出一隻蒲扇似的玉手。將我一拉。說道。到裏面去坐。



坐那時我見了她那副可畏的尊容，早已就要實行滑腳的主義了。見她這一拉，更是嚇得沒有主意了。滿頭的汗珠，黃豈般滾個不住。她却對我說道：老五，你到我們這裏，羞答答的幹麼？還不快一些隨我進去。老三現在後面看書呢，你來吧。我聽說嚴老三在家裏，便不得不隨着她走進去了。到了一個很華麗的房間裏面，她一屁股送到一張軟皮墊椅上，便又用手將靠在身邊的一張椅上拍拍道：老五，你走過來，我和你談話。我便道：老三在那兒？快點叫他出來。我們三哥要和他到天津去頑一齣。嫂嫂，請你就去喊他罷。她微微的一笑道：老三嗎？他五點多鐘起身，到陳德霖那裏去吊嗓子，還未回來。我不覺失了望，便回身要走。她那裏肯放鬆，站起來，便三步兩腳跑




到我的身邊。一把將我好像抓小鷄似的。往懷中一拉。倒退數步。到椅上坐下來。兩條水牛腿將我下半截緊緊的夾着。那時我的心裏好像個失乳小鹿在那裏一樣。亂撞亂跳。同時覺得兩頰上受着一種異樣的感覺。不禁忙用眼一瞟。却原來是她那一雙又粗又糙的尊手。將我面孔捧着笑道。好兄弟。你爲什麼不到我們這裏頑呢。我成日家聽着嚴三說你怎樣的玲瓏。怎樣的聰明。怎樣的漂亮。我兀的不肯相信。世上那有這樣十全其美的人呢。不料你今天來了。我才信嚴三的話。果然不是造謠。實在討人歡喜。好兄弟。你現在讀書沒有。我到了這刻兒。又羞又怕。從穿衣鏡裏面。只見自己的面孔紅得和胭脂一樣。再也沒有一句話可以回答。她見我不肯和她說。便



又百般溫存的來哄我。好兄弟。你告訴我。我又不是別人。我敢說一句。賴忝教是你嫂子。你有什麼怕羞呢。就是你怕羞。也沒有別一個人在此地。便說了又何妨呢。我還有一句笑話。不要說我們在一本正經的說着。便是隨便和你幹什麼勾當。又沒一個鬼曉得的。我雖然是情竇未開。但是她的言語。她的舉動。覺得和平常人是兩樣的。顯得處處逼人。我已有些一知半解了。可是我愈想到這個地方。愈覺得害怕。硬着頭皮說道。嫂嫂。你問話。請放了手。讓我好說。她將脖子一扭。向我瞅了一眼。說道。罷呀。你用不着粧模着樣的了。老實些。我倒歡喜。她說着。猛的低下頭來。在我頰上下死力吻了一下。當時我還當她是用嘴來咬我的呢。嚇得頭埋在她的胸口。恰巧撞在






她的兩峯的中間。她笑聲略略的說道。看不出你這個小鬼頭。倒是個老門檻呢。好好好。你既然識相。我却不辜負你的願望。說着一隻手自己去解放鈕扣。一隻手便伸到我的夾衫裏面。我可是嚇得像雨淋蝦蟆一樣。縮着一團。死力拒住她那一隻手。正在這不開交的當兒。合該有救。猛可裏聽得一個人。鼻子裏哼着道。聽他言。嚇得我心驚膽怕。……背轉身。自埋怨。自己覺差。……我聽得這種純粹的痰音。料定是鞠彭。除了他。再沒有第二個能有這陰陽怪氣的妙音了。那時我好像落下水。突然遇到一隻救生船似的。便大聲喊道。嚴三哥。你回來了嗎。我在這裏等候你好久了。她恨恨的放了手。這時只見嚴三邁着台步。一搖一擺的走進房門來。嘴裏還哼着。我必須




要勸解與他的西皮板。見了我打着唱戲的說白問道。賢弟。這向可好。我怔怔的答道。三哥。你敢是得着戲迷了。開口是戲。閉口是戲。京裏票友倒不少。可是像你這樣戲迷。真是沒有第二個了。他微微的笑着。賢弟那裏知道。拳不離手。曲不離口。學戲如拖上水船。一鬆手。要荒誤了。他說着。轉問道。你今天到這兒來。是尋我的麼。我說可不是哩。我家三哥。現在住在家裏住得厭了。要到天津去尋陳彥衡耍子去。因爲一個人寂寞。不過特地來請你和他一起去呢。他笑着。老三真知道我的心事。這幾天正想到天津去。不料竟得着他的同意。倒好極了。幾時動身。我道。差不多是夜車去。最好你先到我們那兒去一趟。我們老三在家裏正自等着你呢。他道。好極。好極。我們就去。



他說着一拉我的袖口。便動身走了。這時那個令人生畏的嚴三奶奶。還扳着一副猙獰的面孔。對我下死勁瞅了一眼。我望見那一副圓而且大白澀澀。烏朔朔的眼珠。我實在是怕極了。永遠不敢再回頭。一口氣到了我們的家裏。由此向後。便是嚴三喊我去。我也不去了。今年嚴三正月裏在天津唱了四十天戲。拿着五千四百塊錢。一個也沒有用的到。便存在一家銀行裏。他的夫人不獨成日成夜的狂賭。並且歡喜弄幾口鴉片。鞠彭都以為自己一個月內。至少還有兩三千塊錢進帳。她吃與賭。能耗費他多少呢。所以他並不在意。三月裏應了漢口的約。他便離開北京。這一來。他的夫人越發沒有拘束。鎮日價丟掉骰子。弄牌九。還不算數。到了夜裏。那一班賭友。便老



老實實的來做嚴三的全權代表。嚴三奶奶抱着一種普渡衆生大同主義。不分醜的。俊的。蠢的。俏的。祇要和她賭過一場的人。皆能做一個入幕之賓。她輸錢固然是不在乎。如果贏錢。更加一個不在乎。大喫大喝。除非將贏來幾文用掉。永不丟手的。這種浪漫的生活。大約過了兩個多月的光景。將家中所有錢用得一乾二淨的不算數。所有一切衣服器具。是可以變出錢來的東西。完全變了不算數。就連鞠彭的吃飯傢伙。都賣掉了。燒小菜沒有木柴。她也聰明。就將房裏的梳粧台。劈開來代表木柴。攤在灶下。燒起來。果然很覺得爽快。梳粧台燒掉了。便轉到神檯檯子的念頭。神檯檯子賣給火德星君之後。再也沒有別的變通的辦法。便寫信到鞠彭。長篇大論的責備。



他何故兩個多月一文不寄給她。停了幾天。不見回信。便又來上一封雙掛號。仍然未曾發生效力。她可急了。跟着又是一封電報。正是

浪擲千金原不惜。全恃夫婿好喉嚨。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叙出。

評曰。嚴三本非經紀者。日與優伶相周旋。置家事於腦後。宜其乃妻有如斯之浪漫也。吳五口中形容嚴妻之醜。正所以反襯自己漂亮處。云未染指。其誰信諸。本回描寫浪漫家庭。詳且盡矣。讀者慎勿輕忽視之。



## 第二十八回

吼聲驚散野鴛鴦無何可奈 玉掌摧殘嬌粉黛抱屈難伸


話說吳恕仁接着說道。嚴三在漢口十天之內。一連接着他的夫人五封信。兩封電報。先是嚴詞責備他不寄錢回去給她用。後來那電報上竟不題別話。一百二十個請駕回宮。嚴三接到這些急急如律令的催命符。只弄得丈二的和尚摸不着他的頭腦。暗自猜疑道。這真奇了。若要說是沒有錢用。我臨走的時候。家中還賸三千多塊錢呢。難道在這兩月之內就用掉了嗎。恐怕再也沒有這樣的快吧。但是家裏既然不少柴缺米的。又爲什麼急不可待的催我回去呢。照

這樣情形看起來。准是出了什麼岔子了。不然。不會這樣的。他想到這裏。便向舞台老板辭了。算清包銀。乘車北上。到了家裏一看。不禁嚇得一大跳。四壁蕭條。平日心愛的京胡三絃等。都不見了。他趕到自己房中。只見空洞洞的。祇賸一張牀。一條薄被。他的夫人在高臥未醒呢。他驚疑不定。暗自道不好了。莫非家裏遭了搶劫不成。我想搶劫祇要銀錢。斷不能連傢什抬了去的。他倒莫名其妙。走到床前。用手將他的夫人推醒。她見他回來。霍的從被窩裏坐了起來。扳着面孔說道。我只道你死在漢口。永遠不回來的呢。不想你還有回來的一天。我且問你。既不能養活一個妻子。當初將我娶到你家來做什麼。誰家夫婿。像你的。出去游屍兩個多月。一個買命也不寄給我。



叫我怎樣過活。鞠彭忙道：你倒怪起我來了。臨走的時候，家裏還餘着三千多塊錢呢。難道用掉不成。她冷笑道：開門七件事，那一行不要錢。更有那些人情世務，你只曉得成日家的西皮二簧，那裏知道當家的進出。照你這樣的說，我竟替你浪費了。鞠彭聽了，不禁將那股無名的業火高舉三千丈，捺按不下，大聲問道：錢不錢的，倒不要去問他。我且問你，家裏的傢什和我用的京胡三絃，到那兒去了。她很爽快的答道：你問麼。老實對你說罷。因為我沒錢過活，完全給我賣掉了。鞠彭聽得，幾乎將腦門氣破，不暇多問，就地尋着一張切菜的刀，搶到床前，厲聲罵道：我把你這個好不要臉的賤人，今天先將你結果了再說。她分毫不懼，隨手取了一個枕頭，作為抵禦的兵器。





並且發出一種劈毛竹的聲音。喊道：救命……救命。這時我們老三知道嚴三回來了。便和沈顏恆、臥雲居士兩個一同到他家裏去看他。還未走進門。就聽得裏面發出一種驚人的聲音。他三個吃驚不小。飛步趕了進去。見了這個模樣。大家莫名其妙。我們老三更不怠慢。搶上去。一把將鞠彭抱着。沈顏恆跑過來。將他手中的刀奪了下來。說道：老三。你們倆又是爲着什麼事兒。這樣拚死拚活的。鞠彭嘆了一口氣。低下頭去。半晌未有一句話。臥雲居士說道：老三。你也是個明白人。怎麼兀的和她們婦人一般見識。常言道：好漢不打妻。好狗不咬雞。鬧得這樣沸反盈天的。不怕別人家笑話麼。他冷笑一聲。說道：我到了這步田地。還怕誰來笑我呢。橫豎這賤貨將我的面皮



剝盡了。我還顧得些什麼。沈顏恆和臥雲居士本不大常到他的家裏。所以對於內中的情形。茫然不解的。祇有我們老三的心中明白。便向鞠彭道。你也不用固執了。先到我家去坐一會子罷。沈顏恆和臥雲居士不由他開口。一齊動手。一個推。一個拉。就將他擁到我家。大家拿許多閑話來扯淡一陣子。沈顏恆和臥雲居士因為有事先走了。我們老三便向他說道。不瞞你說。你們那位尊夫人。近來鬧得益發不成個模樣了。我們賤內。也曾過去勸解他幾次。無奈她入了歧迷的路道。任你口似懸河。都沒有一些效力的。也怪不得你生氣。但是她既然浪漫了。料想也非你所能將他約束得住的。而且你找在京裏。還比不得那些無名之輩。萬一聲揚出去。試問你可坍起這



個台麼。依我的愚見。不必和她計較。你的名譽要緊。你好好的回去。將家中整理整。以後慢慢的想法子來管照她罷。他聽了這番話。沒精打彩的道。唉。從前聽得人家說道。蠢妻逆子。無法可治。這兩句話。我再也不肯相信的。不料現在竟臨到我的頭上了。的確不錯。起首我還不和她二一添作五的去計較。不想她得步進步。竟做下這些沒臉的事來。咳。這也是我嚴鞠彭前世裏不知道造下多少罪孽的。方才獲到這樣的報應呢。我們老三又說道。你又呆了。大丈夫豈能爲一個婦人所羈絆。外面的玉人兒。慕羨你的名藝的。正不在少哩。祇要你稍經點心。還愁沒有一個稱心人來伴你的寂寞麼。他也未回答。便起身要走。我們老三見他餘怒未息。恐怕他回去再鬧出




岔子。便不准他走。他道：「老三，你放心。我此番回去，斷然照你的話行事就得了。決不再和她去嘔氣的。你放心罷。我們老三還不放心，便一同和他回去，說了許多的和事的話。當天又替他們去辦東辦西的好者。嚴三有的是錢，不到半天，依然將房屋內外的陳設買個齊備。事後嚴三想起那張存銀子的支票來，再去查檢，那裏還有一些踪跡呢。早已到人家的腰包去了。嚴三這一氣非同小可。但是想起那我們老三的話來，又不好再去和她廝鬧，祇得忍氣吞聲，悶在肚子裏。他想這種女人，再和她在一起過活，將來真要弄得不能見人咧。不若名分上敷衍敷衍，暗地裏和她斷絕關係罷。他打定了主意，不動一些神色，請了幾個親長老友，到家裏將她行爲完全宣佈個



究竟她固屬是當仁不讓。反舌相稽。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些老親長。一時也辨不出誰是誰非來。祇好說鞠彭不是。不應和婦人一般見識。又說她是個婦人。不守閨訓。亂與生人賭博。兩有不是。可憐嚴三忍着一肚皮惡氣。不敢在老親長面前發揮。這一場家庭的訴訟結果。還是她占着勝利。從此以後。嚴三按月供給她二百元零用。其餘不關。她當然認爲滿意。彭鞠也非常願意。便訂了合同。倘若在一月之內。二百元不夠。與彭鞠毫無關係。有罪她自己去受。彭鞠這時。已和開明訂下約了。逐日到開明去唱戲。夜裏回來。未到一個星期之後。彭鞠一連五天夜裏未曾回來。她在家裏好不難熬。都以為他這兩天排着新戲。夜裏沒有空子回來。也是情理中的事情。所



以不去問他。誰知到了第六天的夜裏。仍然未見回來。他却大起疑雲。便親自到開明的後台。迎面撞見彭鞠。與那些配角在那裏正講着戲。她冲着問道。你幾天怎麼不回去。嚴三見她問。便冷冷的答道。你可知這幾天正忙着排編四本雙龍緣。夜來那裏有空子回去呢。她當着衆人在面前。不好發作。恨恨的回去。便派出許多的耳目去刺探彭鞠的究竟。未上兩天。果然被她尋出一個破綻來了。你們道是什麼緣故呢。原來京城裏有一位小姐。姓黃。本是官僚的後裔。祇因她的父親棄世得早。跟着母親過活。很有些財產。這黃小姐生性活潑。酷嗜皮簧。差不多京裏的幾家戲院。沒有一天不見她的足跡的。常常有些名重的角色。同日在兩家出演。她算定鐘點。先放汽




車到甲戲院。後轉道到乙舞台。輪流看着。如果是他們皆唱着壓軸戲。或是大軸。那麼她却忙壞了。看了半齣。便狗顛屁股似的去趕第二家。她平日最愛聽的就是譚派。而在這譚派繼起的當中。最滿意的就是嚴三了。她見鞠彭排着雙龍緣。做唱俱重。她可是再歡迎沒有。在未出演之先。就訂了三十座包箱的一月票。風雨無阻。黃小姐都要到的。不獨她一天不漏。更有那一班和黃小姐相契的女朋友。也陪着她。每天到場。鞠彭一出場。她們便響着珠喉叫好。尤其是那位黃小姐。將粉掌敲得震天價響的報采。鞠彭也不是一個傻小子。見了這樣水葱管似的玉人兒。竭誠的替他捧場。焉有不感激的道理。日子久了。漸漸廝認得熟了。一個在台上做眉。一個在台下弄眼。



容容易易的和她上手了。嚴三憑着他那副柔軟的手段。黃小姐還不是被他哄得百依百順的嗎。嚴三感覺到黃小姐沒有一處不惹人憐愛。比較自己那位夜叉式的夫人。何啻霄壤呢。他還有這個心腸去和她去周旋麼。唱完了戲。忙不迭的就和黃小姐同上汽車。到祕密所在去尋樂了。不料事機不密。被嚴三奶奶派來的一班暗探訪得千真萬確。飛也似的回去。一五一十的將他們的頑意兒完全說了出來。把個嚴三奶奶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立刻請了許多女朋友和姐妹淘。發動大隊。浩浩蕩蕩的直向他們幽會之所進發。到了香巢門口。只見有一個小娘姨。正在那裏探頭探腦的張望。見了這一羣大隊胭脂虎。便知事情不妙。正要轉身去報信。不料被嚴





三奶奶一眼看見搶過來一把將她抓住。拍的一掌。將她打個趔趄。這時大隊娘子軍。直向繡房裏衝進。只見鞠彭和黃小姐。正在擁抱着。學探戈舞呢。把個嚴三奶奶只氣得渾身肉戰。連聲呼打。說時遲。那裏快。那一班婦女。一齊動手。將嚴三往床裏邊一推。將黃小姐從被裏赤條條的拖起來。你一拳。他一掌。劈劈拍拍不絕於耳。嚴三到了此際。也就沒有能力去反抗了。而且理虧舌頭短。祇好看著那個心愛的玉人兒。被她們打得雲鬢鬆蓬。淚拋星眼。也沒有法子去護庇她了。打到分際。嚴三奶奶用手向她一指罵道。好不要臉的東西。還虧你是個官宦人家的後裔呢。你也不拿鏡子去照照你的狗臉。以後還有面孔見人麼。也不去打聽。打聽嚴三奶奶是何等樣子的。



一個人。膽敢到虎口邊來拔牙。我今天先小小的來警戒你一次。如果下次不和我家嚴三勾搭。和你一筆勾消。萬一不肯改過。生生的將你這個賤貨打死了。看誰敢來向我要人。她罵過了。又向鞠彭冷笑一聲說道。你真巴結。排戲排到這裏來了。我倒要來請教你。究竟排的什麼戲呢。嚴三見黃小姐被她們打得體無完膚。正自心疼肉痛。又聽他在那裏問着。不禁老羞成怒。大聲罵道。死娼婦。你當我怕你麼。要打便來打我。與人家有什麼相關呢。他說着。披起衣服。霍的跳下床。一把將她抓住。揮動拳頭。雨點般的落了下來。那羣婦女見他動手。誰也不敢上前來幫助。只得在傍邊隨聲附和的勸着她。雖然極力的撕抓。那裏是嚴三的对手。頓時吵的喊的。鬧成一片。立刻

驚動了許多人。一齊擁得來瞧熱鬧。見了這種情形。大家還不明白。而且黃小姐多半人都認得她的。深怕鬧出人命來。便一齊走進來解勸的解勸。附和的附和。正是

驚濤衝散鴛鴦隊。暴雨摧殘並蒂蓮。

要知他們究竟怎樣結局。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淫婦之毒。實勝於蛇蝎。嚴妻浪漫。嚴三無法制之。固情理中事也。而嚴三不諒。雌老虎耽耽於閨內。竟敢另覓新歡。以致有此一齣趣劇耳。大家閨秀如黃小姐。傾心一粉墨。登場之優孟。身價之賤。由此可見矣。然則橫遭酷刑。乃亦自招其尤耳。



## 第二十九回

咄咄逼人玉樓悲鳳杳 循循善誘金屋喜鴛遷


却說衆人一齊擁了進去。只見黃小姐在地下粉黛飄零。釵鬢歪亂。赤條條的一絲不掛。渾身青一塊。紅一塊。像煞倒翻顏色池子似的。她又羞又怕。祇有一塊巾帕掩着粉臉。嚶嚶的哭個不住。衆人早已明白。便一齊來解勸。將嚴三奶奶先拉出。和那班胭脂虎走了。才來七手八腳的將黃小姐捧上床。嚴三萬分抱歉的對她說道。玲妹。今天却苦了你。她嬌啼宛轉的說道。還說什麼。只怪我忒賤了。應當有這場羞辱。罷罷罷。你我從此算了罷。不要鬧得滿城風雨。人人皆知。



你我越覺見人不得的。嚴三聽得這話慌忙說道：好妹妹。她愈是這樣的破壞。我愈不去上她的計劃。我們明天就離開此地。悄悄的搬到上海。好在我一個月裏還能賺着個兩三千塊錢。難道就得將你餓煞了麼。她哭道：你的話。雖然是不錯。但是萬一她也尋到上海。還不是照舊要嚇囉麼。鞠彭道：你放心。她如果真的尋去。那時我就拿出非常手段來對待她了。好在現今夫妻不合。立刻請了律師。便去離異。倒也省却多少麻煩呢。他兩個談了多時。打定了主義。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鞠彭一面着人去辦些傷藥給黃玲吃。一面向開明預支了三千塊錢。耐心等候幾天。黃小姐的傷痕漸漸地平復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到上海來了。聽說黃玲來的時候。一共偷出三萬多來。



從郵局匯在交通銀行裏面呢。我想嚴三的豔福的確不淺。平空得着一個天仙似的美人兒。還不算數。格外多了三四萬銀子。真是運氣咧。這黃小姐。我在京裏就聞得她的芳名。不過未曾見過面。昨天我到鞠彭那裏看個仔細。果然真個美人胎子。你們想嚴三。何等的開心啊。他說罷這一番話。李煥文笑道。果然他的運氣不淺。接着王醜鐵和鄒酒丐同聲笑道。恕翁。奉煩你作一回鄉導官。領我們到鞠彭的寓處去觀光觀光。不知道還可以嗎。吳恕仁搖頭笑道。並非是我故意留難。不帶你們去。却原來有一個原因。鞠彭此番來。本來是極其秘密的。除了我。却沒有第二個人。可以知道他的寓處。昨天我到那裏。他再三叮囑我。教我不要將他的寓處宣佈出來。所以我當



然是替他嚴守秘密。不犯着去討他的厭呢。鄒酒丐笑道。鞠彭我們倒見過面的。只是他的新夫人的廬山真面目。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的。我們倒未曾見過。光是聽你在嘴裏形容出來。怎樣的漂亮。我們越加痒撓撓的。要去看個究竟。吳恕仁笑道。既是這樣。我倒有個變通的辦法。因為我昨天在他那裏。順手帶得來一張小照。你們既要賞識他的真面目。在這裏呢。他說着在裏面衣袋裏取出一張四寸半身的小照一張。遞與王醜鐵道。你們去細細的賞識吧。王醜鐵雙手接了過來。和鄒酒丐並頭看了半天。醜鐵笑道。果然不錯。還稱得起美人兩個字。他說着便又還給恕仁。他們又談了一會子。眼見到九點多鐘了。王醜鐵向李煥文道。明天會吧。我要去了。李煥文忙



道。忙些什麼。他道。因為現在我辦一張洋爛污報。銷路倒也不錯。每期還能撈着八九塊錢。所以我對於這張洋爛污。十分注意。今天正當發稿。我却不能再在這裏停留了。萬一鬧着稿荒。那可就要我的命了。不獨買命子撈不着。便是明天不能出版。要失洋爛污讀者的信用的。吳恕仁笑道。你便拆上一次洋爛污怕什麼。到了繼續出版的時。不妨在洋爛污的屁股上。帶一筆。就說洋爛污的編者。因為現在害着梅毒。在打六〇六。特請某某君代理。故而上期未能按時出版。就得了。王醜鐵向他兜頭一口道。呸。誰和不乾不淨。沒大沒小的亂說。惹得性子起來。尋你家老子說話。膽敢來和義大伯來尋開心。李煥文笑道。你不用說。誰教你和他們這班小孩子一般見識的。






趁早不要說尋他的老子。你們吵起嘴來。我當然是怪老的不好。王醜鐵笑道。我現在也沒有許多閑功夫來和你們父子來辨白。等到沒事的時候。我們再來評論評論。說着起身走了。接着鄒酒丐也走了。吳恕仁笑着向李煥文問道。妹妹呢。李煥文道。莫題她。昨天直到兩點多鐘才由他的姑父那裏回來。此刻大約還在睏着呢。吳恕仁笑道。怪不得到此刻還沒起身。原來昨天熬了夜了。李煥文道。什麼熬夜不熬夜。她一年三百六十天。那一天不是睏到天中日午的起身呢。我嘗說現在的一班青年的孩子。的確沒有我們當初少年時候的精神。一些苦頭也不能吃。就是我這五六十歲的老頭子。早上從來不曾睏到七點鐘。頂遲六點多一些便起身了。吳恕仁趁機說



道。妹妹的身體忒也薄弱了。你老人家何不將她送到體育專門裏習練習練呢。李煥文道。我何嘗沒有這種心理。可是這癡丫頭脾氣最壞不過。從不像別人家女孩子隨波逐流的。所以我寧可將她納在家裏。省得多淘氣。吳恕仁笑道。你老人家也未免忒拘執了。將她納在家裏。不是生生的將她悶得呆笨了嗎。而且你老人家的手中也不見得怎樣寬裕。妹妹既然有這種材料。何不可將她送出去。當一個教授。多少也要津貼一點呢。我久聞妹妹的歌舞很好。現在上海各學校。正自爭聘歌舞教員。每月的薪水。至少也有四五十元呢。李煥文嘆了一口氣道。恕仁。你還題什麼。前首也是我的好朋友伍士穆。他辦了一隻述德中學。特地請她去。未上一月。鬧出許多花樣。



來。不怕你見笑。無頭信接到幾封。更有那些捉風捕影的小報上。發表許多攻擊她的文字。措詞極爲穢褻。究竟有這回事與沒有這回事。我却不得曉得。但是我也被她氣得灰心了。隨後我就將她代了回來。不想那幾文津貼了。寧可讓我慢慢的苦着。不叫她再出去丟人辱面的了。吳恕仁道。如今這班小報。忒也胡鬧了。專門有一搭沒一搭來攻訐人家。真是無謂已極了。便是社會上的人口。也是輕薄得和篋片一樣。無論什麼事情。只要從他們的嘴裏一過。馬上就得漲開來了。結果多半是耳食之詞。或是張三和李四不對。張三馬上就去造李四的謠言。逢人便道。說得慷慨淋漓。十分像真。聽的人不察。便去替他做一個留聲機。一傳十。十傳百了。我還要說一句。無論




人家有這回事與沒有這回事。究竟與他們有什麼相關呢。李煥文道。可不是哩。只掃自己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就沒有什麼新奇事情發生了。吳恕仁道。這許是妹妹在述德裏一定有一兩個看不過她。便來亂造謠。也未嘗不是這樣的。李煥文道。我也疑惑到這一步。這個癡丫頭。本來是志高氣昂的。不肯屈服在別人勢力之下。大約就因這個緣故。才引出反響來的。吳恕仁點頭道。怎麼不是呢。但是這個是非窩裏。本來不宜讓她久住的好。還虧你老人家把握得定。要是媽媽虎虎的讓他住下去。說不定那一班無意識的宵小。還不知要怎樣的來敗壞他呢。李煥文點了一點頭道。我正是這樣的打算。吳恕仁很鄭重的問他說道。我有一件事要問你老。李煥文



道什麼事。他道：我有一位好朋友，姓李，名字叫武明。他現在在開北疆路，辦一隻武明中學。不獨資本雄厚，便是聘請教員，也非常嚴厲。除非要品學兼優的，不能合式。一共聘了十二位教員，七個女性，五個男性。每月的薪水至少也有三十塊錢。可是他是才起手辦的，所以教員的薪水，祇好苦一些。如果辦得成績好，學生增多，正不止就是這區區的數目哩。他那裏各種教員都定了，只是缺少一位歌舞教員。也曾對我說過的，非要聘請一位歌舞名家，不足以號召學生。幾次登報徵求，可是一班應徵的，兀的沒有一個及格。他便請我替他到四處去物色物色。我想妹妹既有這樣的美材，何不就到武明裏去呢。李煥文微微笑道：恐怕她的程度不夠吧。吳恕仁忙道：你



老又客氣了。妹妹的藝術。我就聞名了。諒這小小的中學教授。他領不下來。我不相信。李煥文道。程度倒不去講。就是她的脾氣。我倒狠替她可慮。萬一再弄出什麼花樣來。便怎麼辦呢。吳恕仁將胸脯子拍得震天價響的說道。請放寬心吧。那裏的一班同事。誰不是在大學裏畢業。和靄可親有人格的人呢。如果有一句得罪妹妹。都有我呢。李煥文笑道。你又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怕的是她一團的孩子氣。沖撞別人家啊。吳恕仁大笑道。妹妹又不是三歲的孩子。那得這樣不知高下呢。李煥文握着鬍子。沉吟了一刻。對他說道。停一會子。等她起身讓我。去問問她。還不知道她肯去不肯去哩。吳恕仁連聲稱是。心中暗喜道。果然上了我的圈套了。不一會子。李其英從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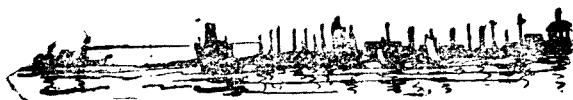


走了下來。見了恕仁。故意板着面孔。木生生的好像不認識的樣子。倒是李煥文說道。你的哥哥在這裏。怎的走到面前。連一句世務話也沒有。真是越過越不懂人事了。她只得略略的敷衍了兩句。吳恕仁也不願多說。冷着臉規規矩矩的坐在那裏。連動也不動。李煥文便向她說道。如今你的哥哥替你介紹到開北新疆路武明中學裏去擔任一課跳舞唱歌。你願意不願意。她正愁她父親從中作梗。不准他去呢。不料他倒問起她來。真是出乎意外了。她問道。這家學堂是私立的還是市立的。吳恕仁道。是私立的。她故意說道。私立的學堂規模一定是不見得好的。她還未說完。就聽得李煥文對吳恕仁冷笑一聲。說道。你聽見麼。還未答應去不去呢。先說出這樣三角棱



的話來了。吳恕仁明知她是做作。却也順水推舟的說道。妹妹。他一句還未說完。她故意逗趣道。你真奇怪。前天來。喊我是姐姐。今天却又喊起我妹妹來。我實在不明白。我究竟還是你的姐姐。還是你的妹妹呢。吳恕仁笑道。你我比比年紀。誰大誰小。再定稱呼罷。他兩個將自己的年庚生辰報了出來。畢竟還是恕仁長一歲。李煥文哈哈大笑道。你們真個有趣。談着正經事情。馬上七搭八搭的拉到年歲上去了。可不是天外奇談麼。他說着。又向她問道。我且問你。究竟願意去不願意去呢。她笑道。哥哥替我尋的位置。諒必是好的。我可能不去麼。吳恕仁拍手笑道。畢竟還是我的面子大。妹妹竟一口不阻的答應了。李煥文正色對她說道。其英。你此番去。諸事務要留神。沒





迷 人 窟 第二十九回

一四

的不要亂去得罪人要緊。她笑道：「我的爺，真會冤枉人呢。我和誰吵過嘴，還是和誰罵過打過的呢？」李煥文道：「你不用嘴強，還記得述德中學的故事麼？正是」

諄諄告戒原非假。熾熾淫心可奈何。

要知其英究竟答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香巢搗毀，粉黛飄零。於無奈何時，忽有春申之行。着筆固活潑有致。設局亦入情入理。李煥文竟爲吳恕仁所惑，大開方便之門。縱女復蹈危機。可愚可笑。人言知子莫若父。吾不信也。



### 第三十回

人情冷暖老父訓癡兒 世態炎涼淫娃逢膩友

却說李其英聽得李煥文的話。頓時粉面緋紅。將頭低到胸口。半晌答不出一句話來。李煥文見她這樣。又深怕她使起性子來。不肯去。便連忙改口說道。我的兒。爲父漸漸地精力不濟。苦不起了。我也未有三男四女。不過就是你一個人。我千災百難的將你才領到這樣的大。只指望你助我一臂之力呢。前首的錯處。如今一概不究了。只要你能洗心滌面。安分在人家做事就好了。現在的社會上多麼險詐。多麼崎嶇呢。你都要步步留神。明槍易躲。暗劍難防。人口囂張。飛

長流短。我在這萬惡的春申江上。立足有四十多年。什麼事情都閱歷過了。世味酸辣。人情冷暖。有錢的錦上添花。儘他吹牛皮。沒錢的走頭無路。衣破衫歪。我李煥文如果手中多個三兩萬。不獨不在這裏潦倒終年。便是那班趨炎附勢的。誰不來奉承我一句話。我兒只要你能替我爭一口氣。並非我在這裏誇一句大口。上海灘的幾位大人先生。誰都和我有個點頭之交。你還愁沒有極高位置麼。不過現在呢。一則我手中尅尅。二則你的程度尙未到十二分高深。你能一面替人家教授。一面自己認真用功前進。你賺的錢。我決不用一文。替你保存好了。預備將來謀好事的用途。到那時。我替你經心着意的尋一個英俊的夫婿。你們賺到錢。我老頭子也許佔佔光。享享



下半世的清閑福了。他說到這裏，撓起鬍子，呵呵大笑。吳恕仁笑向她道：「妹妹，你聽見麼？老人家的教訓，那一句不是金石良言？你都要聽着才是。」李煥文便又問道：「恕仁，她幾時到武明去呢？」恕仁道：「他那裏缺着歌舞教員，已經有一個多月了，最好請妹妹今天就去。」李煥文道：「可不是哩，早去早好，人家也得着救急了。」他說着，又向李其英問道：「你看怎樣？」她忙答道：「不承認人家則已，既承認人家，在家多住個一兩天，又算什麼呢？萬一被別人捷足先得了去，不是白白的又費哥哥的一片神思麼？」李煥文連連的道：「是極，是極，便是今天去的好。」他說着，便喊阿元替她收拾行李箱子。一會子打點停當，便叫了一輪馬車，將行李箱子搬了上去。李其英隨後上車，吳恕仁便對李

煥文告辭道。我陪着妹子一同到武明裏去。替她介紹一下子。省得許多周折了。李煥文忙道。好極。好極。你能體貼你的妹子。便就是體貼我了。吳恕仁笑道。承你老的厚情。看得起我。難道這一點勞就不能效麼。他說罷。跳上馬車。和其英並肩坐下。霎時馬蹄得得的動身走了。吳恕仁在車裏頭豎起大拇指來。對她笑道。妹妹。並不是我吳恕仁誇口罷。憑我這這三寸不爛之舌。任他是誰。都能說得他百依百順的。她也斜着眼向他笑道。你也用不着誇口了。要是我不答應。憑你的嘴說得爛了。也是沒有用的了。吳恕仁笑道。少要調侃了。你不答應。我也不犯着來用這番挖空的心思了。李其英笑道。費話少。要說。我且問你。你前首對我說的。不是海甯路一隻文廣中學麼。怎



的又調了呢。他笑道：你那裏知。那文廣裏經濟又不充足。請了幾  
個教員。至多的薪水。不過二十塊錢。還要鎮日價的丟去釘耙弄掃  
帚。各門功課都要能領略。我想這種罪犯式教員。我很不願意你去  
做的。這武明裏第一就是經濟寬裕。校長李武明有的是錢。所以他  
對於教員的薪水。很慷慨的。從不像人家拖三欠四的。最少的薪水  
還在二十塊錢以上。你去只要教授得法。說不定五六十番。還怕飛  
去不成。他兩個談談說說。不多一會。到了武明中學的門口。吳恕仁  
和李其英下了車。他伸手在衣袋裏取出一張名片來。遞與那個守  
門的校役。那校役送了進去。不多時。只見裏面走出兩個西裝少年  
來。那着海青色嗶嘰西裝的少年。一舉手向恕仁招呼道。恕翁。你什

麼風兒吹到這裏來的。前首我在一支香裏託你的那一樁事情。給我辦到了沒有。他笑道。武明這種糊塗脾氣。到幾時才改掉了呢。人家還未進門。便來不及的問長問短了。難道這馬路邊上。就是我談話的所在麼。他笑道。原是我錯。快些請進去。說着恕仁帶着李其英走了進去。一壁走一壁向李武明道。事情是辦到了。但是合式與否。我却不敢武斷。武明笑道。你也用不着來客氣了。你介紹的人。諒必不會錯的。他們走到應接室。擇座坐下。吳恕仁站起來替她介紹。指着李武明道。這位便是校長李武明先生。又指着那個着米色西裝的少年說道。這位是武明先生的令弟葆聲先生。李其英一一的過來和他們倆行一個洋式的握手禮。吳恕仁又替李其英通了名姓。




這時馬夫已將行李箱子搬了進來。李葆聲忙去替她開發了車資。一會子散課鈴響。各校室裏的教員紛紛的都到應接室裏去休息。吳恕仁和李武明一一的又替其英介紹。內中有一個女教員。李其英一見面不禁大吃一驚。你道是誰呢。原來就是那位章靜芳女士。她又怎麼到這裏來的呢。原來她見馬燭影不和他廝混了。生路完全沒有了。而且她浪漫性成的。一天沒有錢用。比一年還要難過一點。眼見小房子裏邊的傢伙完全變賣光了。沒有一些念頭可轉了。便東借十元。西借五元的胡混。可是這銀錢上往來祇有借的日子。沒有還的期限。誰是個二百五。還肯借給她呢。她見騰挪不到。也就沒了主義。先還在小房子住着。後來因為她不付房租。二房東也不



和她客氣了。便下個逐客令。請他動身。她被人家趕了出來。真的如同出籠的鳥一樣。天地異色。在霞飛路的傍邊。踱來踱去。一些日的沒有。偏生不巧。方才走到嵩山路口。從北邊來了一個人。她一眼望見。不禁連聲喊道。梅影。梅影。那女子擡頭朝她一望。連忙止住脚步。問道。靜姐。你這响到那裏去的。足數有八九個月。不見你的踪跡了。她嘆了一口氣道。咳。還問什麼。只怪我浪漫性成。以致得到今天的結果罷了。那梅影姓鮑。與她是硯友中第一個相契的。聽見她說出這樣話。吃驚不小。忙問她究竟。她便一五一十的將已往的事情說了一遍。鮑梅影也嘆了一口氣道。靜姐。如今社會上的男子的確薄倖到極點了。我在這情場中也要算個失意的了。但是回頭得早。還



未淪落到你這步地。田靜姐照你方才的一番話，竟無家可歸了。她道：「正愁着呢。此地的親眷朋友，倒也不少，但是都是一班狗眼看人低的東西。那時我和燭影打得火熱的當兒，他們曲意奉承。小姐少奶奶，喊得震天價響的。如今到了這步地，田鬼也不來靠一下子了。見了我，像煞看見他家三代祖先的一樣。兔子是他的小灰孩，拚命的躲了。你看可惡不可惡呢。」鮑梅影說道：「閑話倒不要去題。但是現在究竟怎麼辦，也該要先定一個章程才好呢。」她說道：「除了死和討飯，第三條計劃却沒有了。」鮑梅影道：「我倒有個現成的辦法，只恐你不能耐勞耐苦，倒是一個問題呢。」她忙道：「好妹妹，人到這步田地，還能像從前那樣穿吃現的小姐派子麼？什麼事，只要別人能做，我便



能做。鮑梅影道：「那就好辦了。因為我有個朋友。現在新辦一隻中學。我也在那裏代課。你如果肯去。我便替你去介紹如何。她喜不自勝的說道：好極了。鮑梅影當天就將她代到武明中學了。李武明一見傾心。便出她四十五塊錢一月。她住了下去。與鮑梅影日同席。夜同床的廝混着。這鮑梅影本與李葆聲是個老相交。她見章靜芳孤衾不耐。便暗中設法。極力替她和李武明拉攏。不上一星期的工夫。李武明與章靜芳竟發生肉體上衝突了。如今他見了李其英也到這裏來。真是意氣相投。成日價說說笑笑。倒也十分熱鬧。就此權爲攔起。再表那曹述齋的病勢一天好似一天。不到一禮拜。竟全愈了。秦子鑑見上海這樣的熱鬧。竟將回去的一章書。高高擱起。一字也不




題鎮日價的不是三東。就是一品。再則遊戲場。大舞台。樂得不可收拾。霜月見述齋的病已經大好。便急急的要回去。子鑑那裏肯回去。嘴裏儘管搪塞着。明天後天。嘴勤身子懶。再也不肯動身。霜月好生作急。但是自己又是在客地。不好意思十分和她哥哥爲難。到了九月十六那天早上。何以樸和伍惜古一齊到同德來。請曹述齋銷假視事。述齋推辭不過。更有那一班學生。殷殷勤勤懇求着。於是不得不重行回到述德。何以樸倒和子鑑打得火刺刺。料想述齋回校視事。他們一定要回蘇了。便暗中設法。想將子鑑留在上海。到了晚間。何以樸便請述齋子鑑霜月三個人。到四如春裏吃螃蟹賞菊。霜月見述齋病好了。高高興興的答應。她也不殺風景。便一同到四如春



的後園裏。一面吃酒。一面賞菊。倒也十分有趣。何以樸便對子鑑道。子翁。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商量不知道可能給我一點薄面麼。子鑑笑道。請講罷。都是自己人。有什麼客氣呢。何以樸道。我有一個極要好的朋友。他現在合股開辦一個亞州皂廠。在本月二十日開張。內中少一位交際員。他曾對我說過的。願出八十塊錢一月的薪水。花紅在外。只要這交際員的手段活潑。每月另外還有犒勞金。他本想請我的。我因爲自己的事情。實在攢不掉。所以我答應替他去請一位品學兼優的交際員。我想你不是現成的麼。何必又去尋張找李的呢。而且這事業。又非一般滑頭的商家可比。千年萬載。只望富貴不愁貧的。難得有這種機會。你如果答應。一不須保證。二不須



押櫃就憑我嘴裏一句話就行了。子鑑還未開口。述齋搶着說道。好極了。既然有這樣的好機會。子鑑還有不遵命的道理。何以樸道。你說究竟不能算數。須要得子翁一句話。我才放心呢。子鑑聽說有這許多的進帳。而且又好。在上海廝混了。他不禁樂的心花大放。連聲道。遵命。遵命。可是費了老兄的清神。我只是抱歉得很。何以樸笑道。你又來客氣了。你我知己。遇事應當要關顧的。霜月便對子鑑說道。何先生替你謀到一件好事。的確要感謝人家。但是家中一些兒不知道。萬一爺娘不答應。不准你在上海。那末不是對不起何先生的一片美意麼。子鑑聽了。沉吟着半天。述齋忙道。妹妹你又錯了。子鑑讀書爲什麼的。無非是想一個高尚的職業。作發展的機會。如今他



的程度。也不算淺了。難得何先生又關顧他。馬上回校。讓我來替他寫一封着實的信回去。我想仁伯父母也不是個不解事的。難道他兒子一個月有這許多的進帳。還固執着不答應嗎。正是

寒窗十載無人識。一出風塵便不凡。

要知霜月答出什麼話來。且待下回分解。

評曰。本回上段與下段。明寫吳恕仁薦李其英。何以樸薦秦子鑑。讀者得無嗤其重複耶。然而不然。吳薦李。存心叵測。何薦秦。則純係友誼而來。目的固有不同。筆法又分兩徑。著者用心。不爲不苦。若環無病。珮焉能由蘇到瀘。既至瀘。以何以樸與秦子鑑友誼關係。輕輕留住。可謂天衣無縫。

